

【姬屋藏郊】夜无丽人

Posted originally on the [Archive of Our Own](http://archiveofourown.org/works/50276695) at <http://archiveofourown.org/works/50276695>.

Rating:	Not Rated
Archive Warning:	No Archive Warnings Apply
Category:	M/M
Fandom:	封神三部曲 Creation of the Gods (Wuershan Movies)
Relationship:	姬发x殷郊 , 鄂顺x姜文焕 , 姬考x崇应彪
Language:	中文-普通话 國語
Stats:	Published: 2023-09-23 Completed: 2023-10-05 Words: 31,891 Chapters: 2/2

【姬屋藏郊】夜无丽人

by [MiaoCiYue](#)

Summary

黑道AU，扫黑除恶

Chapter 1

1

朝歌的夜永远旖旎，如丽人脸上罩着一层霓虹般的面纱。哪怕风暴将至，树摇花荡，也无法阻挡衣香鬓影的豪门显贵前往这座城里最奢靡的夜场赴约。

今夜，殷商集团的太子爷将首次公开亮相，在自家特意为他接风的慈善晚宴上，这位多年未曾露面的太子爷将正式进入朝歌上流社会，作为殷家的下一任话事人，正式出场。

殷商集团脱胎于殷家在朝歌的黑道生意。随着这一届话事人殷寿通过相当血腥强硬的手段上位，同时与代表国外大资本的姜氏联姻，十几年来殷家那些不明不白的产业一点点被洗白。这位小太子出生之后没多久就跟母亲一起被送到国外，从小到大也就堪堪回了朝歌几次，见过他的人一只手都数不出来。这次正式露面之前，姜家和殷家为了准备这场晚宴，特意为他搭台组了小半年的局，最后决定用慈善基金会的名头，来让这位太子爷亮相。

这一次的晚宴意义非凡，选在朝歌市政厅对面的五星级龙德酒店，更有不少高官名流前来捧场参加，媒体更是全程报道。如此风光，如此盛大，不仅代表着这位小少爷的第一次亮相，同时也是向全世界宣告，殷家已经彻底洗白，从此黑白分明，可自如行走于阳光之下。

能够将殷家如此庞大的产业洗白，这十几年来殷寿可谓居功至伟。当年能够成功取得姜家女的芳心，成功联姻迈出这难能可贵的第一步，足见其深谋远虑，待儿子出生之后，果断将妻儿送出国去，对父亲留下的老班底大刀阔斧地改了个彻底，将传说中的四大堂口全部换上自己的人，巩固地位之后，一直忍到将家族生意彻底洗白才让妻子儿子从国外回来，不得不说，这是个对别人狠，对自己更狠的角色。

作为殷商集团内部高层的核心，四大堂口的主事自然都会现身。对于不熟悉殷家产业的人来说，所谓的四大堂口对于他们根本为所未闻，随着殷家的一次次洗白和发展，所谓的“四大伯侯”早已成为笑谈，只有集团内部的高层才知道，那四个殷寿一手提拔上来的自己人，早已各自领了一块地盘，在生物、金融、冶炼、医药等领域里入八爪鱼一般牢牢控制着数十家上市企业，而这几人的儿子，也全都在殷商集团内部，跟在殷寿身边“历练”。

红毯上名流们正在镜头前花枝招展，红毯之外，一辆低调的沃尔沃滑开车门，一个长发青年下车来。他似乎不太适应身上这身高定西服，颇有些不耐地皱眉扯了扯衣领，身后就传来一声嗤笑。

“怎么？山猪吃不来细糠？平时都光着膀子，这会儿穿上西装路都不会走了？”

姬发不必回头都知道声音是哪个烦人的家伙。

“崇应彪，山猪难道不是你更熟悉吗？听说前两年你老子为了给你家猪场里的老母猪配种，亲自飞到北欧去捉野猪了？”

崇应彪闻言重重从鼻孔里哼一声，两人不再拌嘴，并肩走进酒店，直接刷脸进了宴会厅。

崇应彪的老爹“北伯侯”这几年醉心搞生态农业，手下收了一票农场果园，朝歌如今供应的九成有机蔬果都是北伯侯的。

相比之下，姬发的父亲就显得低调很多。老爷子几年前生了场病，生意直接给大儿子姬考接手了，如今更是几乎足不出户。姬发家里主要做的是大宗农产品期货，这是个细致活

儿，当年北伯侯看西伯侯做得风生水起也想跟着掺一脚，姬昌没同意，北伯侯就自己去搞，差点赔了个底儿掉，这才转头去搞农场，赚生鲜这档子辛苦钱。

因为这桩官司，崇应彪总看姬发不顺眼，尤其是等他们到了年纪被送到殷寿身边，姬发也总是能够让殷寿高看一眼，就因为姬发家里的大哥姬考接手西伯侯的生意之后一直给集团带来利润，而且这个大哥还是正经的名校毕业，小太子的大学推荐信还是这位学长写的。就冲这本事，殷家总也要给姬家三分薄面。

不过两人私底下闹归闹，明面上还是兄友弟恭得很。特别是崇应彪大了姬发好几岁，总不能在别人前显得太没有兄长的样子。

两人进了大厅，很快碰到正在值勤的鄂顺和姜文焕。今天他俩是后半场的班，上半场是这两个人负责。好在手底下的人已经见惯了大场面，活儿也都是做熟的，不太需要费心。

四人碰头，小酌了两口，除了崇应彪选了香槟，其他三人都喝的水。

崇应彪心里不屑：没劲。

不是其余三人谨慎过头，只是他们习惯了。殷寿做事追求完美，在这样的场合，不碰酒精饮料肯定是更加稳妥的选择。崇应彪总仗着自己海量小酌两杯，几个人也不会多说什么，只要不误事就行。

姬发心里不赞成他这么放纵，但面上早已不会再多说什么，这么些年朝夕相处，这几个人都是什么脾性能力，他们早已有默契。

“你那个表弟什么时候到？”鄂顺饶有趣味地盯着手机上的大门口的监控画面，殷寿和姜夫人作为主人家早早到了，只是那位小太子还神秘得很。

姜文焕侧耳聆听耳朵里的隐形耳机传来的消息，停顿片刻才回答鄂顺的问题：“我也不知道，我们就小时候在国外相处过几个月，后来就分开了。他跟我姑母去米国，我去樱国，再也没见过。”

鄂顺表示意外地挑了挑眉，没再多问，拍拍姜文焕的肩膀，两人往宴会厅深处的监控室走去。

姬发很快发现了自家哥哥，立刻眉开眼笑地迎上去，崇应彪冷着脸盯着那个高大的身影，僵着脸喝光了手中的香槟，找了个角落的位置独自消遣去了。

姬发来到姬考身边，先问了哥哥父亲的情况。

“父亲身体很好，就是十分挂念你。这次过年你又没回家，父亲很想你。”姬考语气很温柔，听不出责备的意思，姬发却很愧疚：“哥哥，这次我本来要回去的，谁知道董事长突然说殷郊和姜夫人要回来，我这才留下来的。”

“我知道，这事儿不怪你。”姬考依旧笑着，他嘴边一颗很深的梨涡，说话的时候总若隐若现，显得他整个人气质温柔妥帖，令人如沐春风，总让人忽略他那双深邃的眼睛里到底隐藏着怎样的情绪。

姬发听到哥哥说不怪他，情绪好了点，不知想起什么，他沉吟片刻对哥哥说：“今年不论如何，我都要回家的。”

姬考拍拍弟弟的肩膀，笑容更深了些，低低道：“不急。”

姬发收敛眉目，闻言也跟着笑了笑，兄弟俩交换一个默契的眼神后，各自分开了。

随着晚宴正式开始，崇应彪、姜文焕、鄂顺、姬发四人坐到安排给他们的位置上，宴会场地正中的小舞台上朝歌最著名的主持人姜子牙正按照流程请殷寿上台致辞。

殷寿今天穿得格外华丽，丝绒暗纹西装、绸缎领巾、蓝宝石胸针，仿佛一只开屏的公孔雀。

相比起来，台下的姜夫人就显得低调许多，然而懂行的都看得出，她身上那套粉彩华然的珍珠首饰可是无价之宝。

“今天，我们聚在这里，是为了表达我们的爱心，所以我特别希望能够借着这个机会，让大家见一见我的儿子，我最……出色的儿子，他为了表达对我们慈善事业的支持，特意选出了他在南洋海底亲手采摘的一颗心形马贝作为今天的拍品。来，Luke，上台来，与大家分享你的故事！”

这时台下漆黑的人群中，有个身影拔地而起，姬发眯着眼，看着那个青年走进舞台的灯光中。

他穿着一身白色的时尚西服，没有内搭，小麦色的胸肌轮廓在深V的领口若隐若现，仿佛沾了蜜般让人想忍不住去尝一尝。

没等他意识到自己这联想似乎有些奇怪，就听那小太子站在殷寿身边开口：“各位来宾，感谢你们的到来。”

他跟他的父亲几乎一样高大，只是还是少年的体型不如他父亲那样伟岸。然而这一分青涩配上他身上那套绵柔的白西装，让姬发似乎能够闻到一股白玉兰的芬芳。

他不觉偷偷用余光与观察身边的同伴，发现连崇应彪看着他的眼神都不自觉温柔了几分。姬发琢磨着崇应彪的心思，就听姜文焕对鄂顺低声说：“他跟小时候几乎没变。”

鄂顺短促地笑了一声：“他一直这么……单纯？”

姜文焕被这话噎了一下，找补道：“我倒不是这个意思，他就……被我姑妈保护的太好了。”

鄂顺脸上的坏笑都要挡不住了，崇应彪倒是发声：“也没什么不好。”

姬发瞬间懂了他的意思，有这么个单纯好糊弄的少主，确实……没什么不好。

晚宴的后半场姬发和崇应彪接了鄂顺和姜文焕的班，两人一人守着一道小门，除了不让外人进来打扰，还要盯着场上的客人不要出乱子。虽说都是上流社会的体面人，但这里头谁还没个冤家对头，今夜看着殷商集团的面子来捧场，多喝两杯之后说不准就要上头。

今年眼看已经过半，四大伯侯手下的生意都交了半年报，几家欢喜几家愁的只有殷寿心里知晓。为了能更好地控制四大伯侯的盈收，殷寿从来不公开四大伯侯的收益情况，也严禁他们私下互相探问。于是旁人只能从殷寿对待四位家族小少爷的态度上窥探端倪。

鄂顺、姜文焕、崇应彪和姬发四人虽说都是四大伯侯家族出身的小少爷，但刚开始在殷寿身边历练的时候，可是从堂口的双花红棍做起的。

坐这个位置，一是要他们不能忘本，二是能够锻炼他们的眼力、心性。这点对姜文焕格外重要。虽然他出身姜夫人的母家，家族在国外资本雄厚，但作为家族中不被看重的小儿子，姜夫人提携他到自己身边来，以后必然是辅佐殷郊的近臣心腹，对他也是很好的机会。所以姜文焕几乎是用最快的速度让自己成长起来，南城的人都知道，那个平时穿白衬衣牛仔裤的姜家大少爷，真正动起手来从不会让人有第二次还击的机会。

这也是让鄂顺特别服他的一点。虽然鄂顺相比直接把人打倒，更喜欢猫捉老鼠似的玩够了再杀。这点恶趣味也是他独特的风格，让人对他弯弯的笑眼更加望而却步。

这两位因为平常衣着品味相近，都是清爽小少爷的类型，私下关系也更好，这会儿下了值，便跟在殷郊身边，陪着他跟一些二代三代的年轻人应酬。

姬发守在小门边的阴影中，几乎将自己与背景融为一体，那边的崇应彪喝了几杯香槟，身体开始有些燥热，略微不耐烦地来回走了几圈，一路上跟北伯侯的几个手下打了招呼，可惜对方反馈并不积极，因为未来堂口的话事人是崇应彪的大哥，而不是他。

姬发冷眼看他受挫后沉郁阴冷的眸色消失在黑暗中，心里头说不上同情还是可怜，相比他家里只有两个孩子，崇应彪那个热衷给猪配种的爹自己播种的兴趣也不低，除了崇应彪那个大哥，他家里还有十几个兄弟姐妹，个个都要来跟他分一杯羹，落到他身上的不管是资源还是宠爱都少得很。

姬发理解他的不甘，却看不上他事事斤斤计较的狭隘。

4

殷郊手上摇着杯红酒，几乎不怎么入口。他酒量还不好，母亲担心他身体，不让他碰烟酒，他从小就听话，也就不喜欢这些，这会儿跟着姜文焕应酬得有点口渴，便想躲到角落里找点不含酒精的饮品来喝。

姜文焕听他喊渴，便朝角落看去，没找到附近的崇应彪，就对殷郊指了指距离更远的姬发那个方向。

殷郊虽说是今晚的焦点，可终究宾客是冲着他父母的面子来的。这会儿该见的人也见了，大人们便都围着他父亲母亲交际，他反倒落了单。

姬发正在角落里盯着会场，没留神殷郊捧着一杯水到了他身边。

小太子有一双像小狗的眼睛，黑暗里都像星辰一般发亮。刚刚让他莫名流连的蜜色胸膛这时就在他眼皮子底下，倒是让姬发的神色愈发整肃起来。

“你就是姬发？”

他的声音也很好听。

姬发眸色一荡，嘴角微翘：“是，我就是姬发，太子殿下。”

殷郊噗嗤笑了，“快别调侃我了。”他一边笑一边摆手，仰头就把杯子里的水喝干了，姬发朝身后的小弟去个眼神，立刻有人上前用新的水杯换下他手里的空杯。

姬发拿过他喝空的玻璃杯闻了闻，有些诧异：“你就喝这个？”

殷郊不以为意：“是啊，没有什么比水更健康了。”

姬发瞬间有些无言，对这个看起来乖得过分的小太子似乎又有了新的认识。

两人一言一语地交谈起来，只可惜殷郊一身白得发亮的西服让他无法跟姬发的黑色西装一起融进角落的阴影中，没多久姬发就接到殷寿递来的眼色，姜文焕也过来，将殷郊带走了。

两人甚至还没来得及交换联系方式。

殷郊回头去看角落里的姬发，捕捉到他那抹有些调侃的坏笑，心瞬间跳乱了半拍，直到父亲面前，他还忍不住回味那抹笑意。

“在想什么？”殷寿递给他一杯威士忌，殷郊接过来才发现是自己根本喝不了的烈酒，顿时想开口让父亲换一杯，可不等他开口，手中的杯子就被母亲拿走了。

“郊儿还小，还是从度数低的开始学起吧！”

一杯低度数的鸡尾酒被换到了殷郊手里，殷寿面色有些凝滞，转瞬便笑了起来，对身边的人无奈道：“都让夫人给惯坏了，男子汉大丈夫，连口烈酒都喝不得。”

姜夫人嗔怪地瞪了殷寿一眼，殷郊闻言却急忙将手中的酒又换回去，对殷寿说：“父亲说得有理，男子汉大丈夫，便是醉了也要有饮烈酒的勇气。”

言罢不等姜夫人阻止，仰头将杯中酒一饮而尽，然后他便什么都知道了。

5

殷郊睁开眼，看到的是个十分复古的紫檀木风扇正在他头顶有气无力地转着。天气很凉爽，这样的小风吹着让他几乎还想再睡过去。

可是多年来的自律让他扶着突突跳动的太阳穴从床上爬了起来。

“我这是在哪儿？”殷郊自言自语，拉开门，传来一阵呼喝与金属碰撞的声音。

不远处，一个矫健的身影正在对着一个沙包挥拳踢腿，动作标准利落，每一拳都充满了力量感，隔着几十米的距离，殷郊都能听到出拳时的风声。

青年穿着宽松的拳击短裤和紧身黑色运动背心，胸肌隆起的弧度标准得像博物馆里的希腊雕塑。他混沌的脑子一下子清明起来，却又好像更迷糊了。

姬发觉察到角落里的客房门开了，便停下来，咬开拳击手套上的魔术贴，卸下手套，随手扔到角落里，冲着殷郊走过来。

“你醒了？”他自然地晃了下脑袋，殷郊这才发现他的额发全湿了，略长的刘海荡在额头上，浑身都充满了热气腾腾的荷尔蒙气息。

他鼻头瞬间有些发痒，脸颊上不知怎的窜起一股热气，只讷讷点头。

姬发指了指房间深处：“客房的浴室里有你的换洗衣物，昨天晚上你表哥送来的。洗个澡出来吃东西吧。”说着—撩头发，把一直荡在额头的那抹调皮的额发归拢到脑后，“我也去洗洗，一身臭汗，别唐突了你。”

殷郊直到冲澡的时候才回过味来，他是把我当女孩了吗？男人之间，有什么好唐突的？

这么想着殷郊有点生气，可看看自己一点不比他少的腹肌，瞬间又有点憋屈，暗暗吐槽姬发是什么眼神，能把拥有八块腹肌的自己当成个女孩。

等殷郊泡了个澡，浑身香喷喷地来到餐厅，姬发已经煮好了咖啡，准备好了早餐。他一点也不客气地坐到桌旁，慵懒地靠在椅子上，在阳光里微眯起眼睛，像只慵懒的大猫一般打量着在厨房里忙碌的那个身影。

姬发端上咖啡，将奶和糖放到殷郊跟前，却见他捏起杯子啜饮一口，立刻被苦得皱起眉头，而后似乎又觉得味道不错，眉峰如拨云见日般舒展开来，姬发立刻将视线移到他嘴角，果然等到那枚酒窝一点点深陷下去。

这种不可言说的掌控感非常微妙地取悦了他。殷郊如大理石雕塑般的脸庞在他眼里一点点变得可爱起来。

在他还很小的时候，最大的心愿便是能够养一只东北虎。当姬发第一次从纪录片里看到那威武的金色斑纹便深陷其中，哥哥和父亲送给他很多老虎玩偶，他表面上高兴，心底里却是失落的，他喜欢的是真的老虎，体重能达到1吨的那种重型野兽，而不是能够当抱枕的毛绒玩具。

殷郊慢条斯理咀嚼三明治的动作让他将这青年充满古典美的身材与印刻在他脑海中那能够在奔跑中起伏的斑纹融为一体。

姬发垂眸藏住一丝笑意。

谁说 he 不能有一只西伯利亚金渐层呢？

6

姜夫人来接人的时候姬发和殷郊已经很熟了，两个人几乎勾肩搭背地一前一后出现在姜夫人的视线里。

这位常年局域国外的夫人有一双比亚洲人深邃得多的眼睛，尖尖的鼻头也充满了异域色彩，难怪能够跟殷寿生出这么个如希腊雕塑的儿子来。

姬发乖巧地为殷郊打开车门，加长劳斯莱斯的星光顶在白天散发着内敛的光，经过昨夜的应酬，姜夫人丝毫不显疲色，只是见到儿子的时候，眼中立刻升起作为母亲的担忧。

姬发对这种神色十分熟悉，曾几何时他们总出现在自己父亲和哥哥的脸上。现在自己长大了，没想到在殷郊这儿居然还能看到。

他的小老虎看来还不太让人省心。

姜夫人把儿子迎到身边，等他坐好了才对姬发露出亲和的笑意：“麻烦你照顾郊儿，辛苦了。”

姬发克制地推辞：“应该的。”

姜夫人便也不再多说，殷郊倒是扑到窗前，冲着姬发笑：“下回再找你打拳。”

姬发余光瞥见姜夫人沉下的嘴角，没再多说什么，后退半步示意司机开车。

车子一开出去，姜夫人升起隔音挡板，脸色沉重起来。

殷郊觉察母亲的情绪，坐到她对面，拉住她的手：“母亲，怎么啦？是在担心我吗？”

沉默片刻，姜夫人道：“昨夜你放肆了。”

殷郊腼腆地笑了：“母亲，我不是馋酒，只是不想让父亲失望。”

姜夫人看着自己如赤子般的孩子，一颗心不可抑制地砸下去。

“你想让你父亲认可你，这很正常。但是你了解你的父亲吗？”

殷郊疑惑地看着母亲，就听姜夫人说：“曾经，我以为我很了解他。所以我嫁给了他。婚后他几乎是立刻就违背了他的承诺，我无可奈何，只能带着你离开。”

殷郊皱眉：“您说的是父亲？他违背了什么承诺？”

姜夫人将视线落到窗外，久久没再开口。

等到车子缓缓驶上机场高速路，殷郊才听到母亲的声音：“总之，我们都不了解他。”

“可他是父亲啊……”殷郊喃喃说。

姜夫人看着机场一点点出现在地平线上，仿佛松了口气，却也放弃了跟儿子继续说些什么的念头。

这孩子能懂什么呢？什么都不知道才是最安全的。

7

见到姜文焕的时候，殷郊已经和母亲换好了登机牌。

虽然他对母亲为什么又要带他离开有些不解，隐约也知道估计跟父亲有关。但是母亲的话太少，殷郊也不敢多问父母之前到底出了什么问题。

他从小都跟着母亲，早就习惯了母亲这种说走就走的性子，反正他们到哪儿都有高屋美食，在哪儿都一样。

所以当他发现姜文焕带着两个手下站在安检入口附近等他们的时候，母亲微微颤抖的手和几乎瞬间就凝滞的神色着实让他大吃一惊。

这时他才微微缓过神来，母亲那句“我们都不了解他”飘过耳际，然而姜文焕没有给他们思考的时间。

“姑母。”他走上前来，待他站到姜夫人面前，殷郊才发现自己这个只在小时候见过的表哥在母亲面前竟然显得如此高大。

不，不是他的身材高大，而是他身上无声的威压让他感受到了居高临下的威势。

“滚！”姜夫人握着机票的手抖得更加厉害。

姜文焕一动不动：“董事长就在外面的车里，看着你们进来，买了机票，换了登机牌。”

姜夫人闻言，顺着姜文焕的视线，远处的一辆低调的越野车打开车门，一双修长的穿着迷彩军靴的腿从军绿色的车上下下来，那人有一双浓密的剑眉，眉骨的弧度很漂亮，凌厉的眼峰给他散落在额角的刘海柔化，殷郊看到阳光落在他白皙的脸颊上。

是姬发。

他居然会在这儿。

姬发下车来，站到后座门边，后座的玻璃缓缓下降，殷寿带着墨镜的脸在众人眼中一闪，玻璃再次升上去，姬发依旧站在门边，脸上没有丝毫笑意，仿佛早上与殷郊说笑的是另一个人。

姜文焕沉默地站在姜夫人面前，殷郊有些发懵，他能够感受到母亲强烈的不安，但他不确定自己是否也要跟着不安起来。

登机牌已经被母亲攥烂了，殷郊赶紧握紧妈妈的手，柔声劝道：“既然父亲不想我们走，不如我们就留下来——”

“不行！”姜夫人斩钉截铁地打断儿子，她仰起头，仿佛一只发狠的母兽，对姜文焕嘶声道：“有本事就把我们当着这么多人的面绑回去，否则休想让我留下。”

殷郊吃惊地看着一向温柔的母亲如此失控，却也只能沉默。

姜文焕对这个有知遇之恩的姑母一向敬重，此时心中再挣扎也只能退开半步，然而光电火石间，他身边的两个手下一个箭步上前，一手刀劈晕了姜夫人，两人扶住姜夫人，仿佛她只是个身体突然不适的病人，姜文焕推来角落里备好的轮椅，两人把姜夫人放到轮椅上，姜文焕却退到一边，让出轮椅把手的位置。

殷郊看着他，却发现他看着自己。殷郊这才明白，姜文焕是在等他站到把手旁来。

他在等着殷郊将他的母亲推向他的父亲，推向她母亲意志的反面。

8

到这时，殷郊才彻底明白为什么母亲会说他们根本不了解父亲，为什么母亲会这么毫无预兆地准备离开，甚至他模糊地意识到，曾经的很多次说走就走的行程，也可能是类似的原因。

他的父亲是个能力非凡的人，同时他不吝于用自己非凡的能力去让身边的人屈服于他的意志。

母亲或许在过去的很多个他不知道的瞬间，尝试过反抗，但他们最终还是走到了今天，将所有矛盾都暴露在他面前的今天。

殷郊看着自己这个熟悉又陌生的表哥，那双总是清澈地闪着友善光芒的眼睛瞬间幽暗。

姜文焕没想到居然能在殷郊的脸上看到这发狠的样子，他仅仅只是无声地站在那里，便让他感到一丝震颤。

不愧是殷寿和姑母的孩子。这样的两个人，怎么可能生出他们以为的那种单纯的孩子呢？不过缺乏一些经历罢了。

见双方对峙着，姬发赶紧跑过来，挡住殷寿的视线。姜文焕见姬发过来，赶紧带着人后退几步，他不想也不敢在这时候跟殷郊杠上。

姬发站在殷郊跟前，两人中间是那张轮椅，姜夫人姿势舒适地靠着，仿佛真的睡着了一般。

殷郊看着姬发，仿佛第一次见面的陌生人。

姬发心里也难过，却百口莫辩，面对殷郊冷硬的目光，他下意识伸手去拽殷郊的衣袖，柔声道：“不要再惹你父亲生气了。先把你母亲照顾好。”

殷郊盯着他，片刻后震开姬发勾着他衣袖的手，推过轮椅，朝自己的父亲走去。

姜文焕和姬发同时松了口气，两人连眼神都来不及交换，急急跟过去，护送姜夫人和殷郊上了他们来时的那辆劳斯莱斯。

从机场回来之后，殷寿连见也没见他们母子，便又出城谈生意去了。

殷郊在家庭医生的看护下安顿好母亲，发现大厅里只有姜文焕在值守，姬发居然不在。

姜文焕告诉他，姬发跟殷寿一起出城去见国外的客户去了。

“什么客户，从哪个国家来？”

姜文焕愣了一下，斟酌着解释道：“具体的情况我不了解。平时我们各自负责的工作内容都不同，这方面的信息也是禁止互相交换的。”

殷郊若有所思，他看了看母亲的房门，又看了看这座陌生的庄园。美则美矣，却是他第一次来。他本没有以为自己能够在这里住多久，毕竟多年来居无定所，他早就没了把一座房子当家的概念。对他来说，母亲身边就是家。

而现在，他可能会在这个“家”里住很长一段时间了。这段时间并不取决于他的母亲，而是他的父亲。

这一点，他的父亲已经用最直接的方法告诉了他。

“给我辆车，我想出去转转。”

9

开着路虎跟在小太子后头，姜文焕觉得自己真有点无奈。

鄂顺在耳机里笑得停不下来，姜文焕十分有耐心地等他笑过瘾了，才问：“你说我现在该怎么办？崇应彪人也不在，姬发又跟着董事长出城去了，你就会看我笑话。”

鄂顺终于笑够了，调侃道：“董事长脾气也太爆了，对自己老婆都这么不留情面，孩子估计是被吓到了。”

姜文焕心里嘀咕，换了谁见这阵仗能不受惊吓？殷郊现在只是开着辆限量版的跑车游游车河，已经算是情绪很稳定了好吧！

然而没等他松口气，就看前头殷郊的超跑在绿灯最后一秒瞬间加速，一下子把姜文焕和保镖的车卡在红灯路口。超跑贴地几个蛇形，便消失在车龙阵中。

“靠！”姜文焕闯过红灯，却连殷郊的车尾都摸不见，气得拍着方向盘飙脏话。

“怎么啦？”鄂顺听他竟然急成这样，语气顿时严肃起来。

姜文焕急喘两声：“殷郊把我们甩了。”

鄂顺闻言邪恶地笑了，一边拿出压箱底的那台笔记本点了开机，一边哟哟哟：“看不出来啊，咱们的太子殿下有两下子嘛！我还以为他单纯得不行呢！”

姜文焕这回是真没脾气了：“你别废话了，干活吧，车牌号朝A999D，赶紧定位。”

鄂顺毫不费力地破开朝歌官方的道路监控内网防火墙，两分钟后给电话那头的姜文焕报点：“太子殿下在临江西路呢，咦，他拐弯了，上临江东路了！我靠，他不会是想来公司吧？”

姜文焕知道人没丢，顿时松了口气，一听太子殿下是要去公司，瞬间也明白了殷郊的心思，略一思索便发觉这局势似乎愈加有趣起来。

他缓缓在红灯前停下车，不知想到了什么，玩味地低笑一声，那颗尖尖的虎牙抵住唇角，对那头手忙脚乱指挥总经办秘书们收拾资料的鄂顺说：“要是姬发也在就好了。”

鄂顺盯着监控上越来越远的那个点，脑门上沁出一层薄汗。如今殷寿不在，他们这些底下办事的人是没有权限去阻拦殷郊的。偏偏殷寿也没有指示过要给自己这个独生子多高的权限，万一殷郊真在他们跟前摆太子爷的款，他拦倒是能把人拦住，却也把人给得罪了。

鄂顺最讨厌的就是这种当夹心饼干的受气包，人家闹得再难看，也是共享DNA的亲父子，谁知道会不会转脸又和好呢？到时候倒霉的还不是他们这些外人。

鄂顺指挥着手下人把办公室里敏感的文件都搬到会议室的那个机关暗室里，确认顶层所有敏感的信息都整理完毕之后，第N次吐槽这担心数据外泄，坚持用文件进行某些敏感信息记录的老年人习惯。

等身边人都回到各自工作岗位上，正大光明摸鱼等着太子莅临之后，鄂顺也回到自己的独立办公室里，他名义上是董事长秘书室的IT技术支持，平时也跟着殷寿的几个得力秘书办公。

鄂顺关上门，给自己倒出一杯咖啡，做了个深呼吸才想起来，姜文焕刚刚似乎提到了姬发？

“你提姬发干什么？”

姜文焕拐上临江东路，果然看到殷郊的车就停在殷商集团办公大楼的下面。

“没什么。”姜文焕把车停到殷郊那辆超跑的后头。他站在这座七十层的摩天大楼底下，抬头往上看去，顶层几乎在云端。

这样寸土寸金的CBD摩天大楼，在朝歌，殷商集团有10来座。

不知道殷郊站在这里的时候，是否也曾这样仰头，试图去看清那最高的所在。

鄂顺觉察耳机里的沉默，似乎也在想同一个问题。

鄂顺的父亲“南伯侯”脾气火爆却很爱孩子。他们家是朝歌城南树大根深的老牌家族。殷寿还没上位的时候，鄂顺的表姑姑就是殷寿摆上钉钉的准嫂子。后来殷寿上位，鄂顺的父亲深感愧对表妹，便给了她一笔钱，送她出国去了。

这桩无奈不了了之的婚事成了殷寿打压城南势力的由头，直到他父亲向殷寿屈服，成了“南伯侯”。

当然，这都是鄂顺出生前的事情了。他从小就知道父亲是殷商集团的核心人物之一，至于什么城南老牌家族，跟殷商集团这样的庞然大物比起来，早已不值一提。

如今鄂顺的父亲也是常年在东南亚一带经营生意，很少回国。这次回来参加殷郊的慈善晚宴，也是隔天就又飞走了，临走前给鄂顺留下了一张银行卡和一枚精致的腕表，全镶钻的表盘，晃眼得根本看不了时间。

鄂顺面上嫌弃老头的品味，却将礼物珍重收好。他的父亲用这样昂贵的礼物在向他报平安。这是他们之间无言的默契。

殷郊是被前台小妹带上来的。

殷商集团虽然内里是个山头林立的家族企业，但架不住殷寿能力出众，这些年还是给这个集团招徕了不少管理人才，除了这最顶层是能够接触一些敏感信息的核心人员，下面几十层的办公室都是做的明面生意，本分经营，与普通的集团公司大差不差，所以当殷郊一层层逛上来的时候，正好是午饭时间。

鄂顺没想到这个太子爷会走这么基层的路线，倒是跟他最开始给他的那个有些“单纯”的印象统一了起来。

殷郊见到鄂顺笑得十分自来熟：“哟，你居然在这儿啊！”

鄂顺微微鞠躬，语气也不太正经，调侃道：“太子好！”身边总经办的那几个秘书都跟着发出善意的笑声。

殷郊也不见外，冲着众人说：“今天我第一次来公司，没什么好说的，午饭我请客，来来来，都跟我去吃食堂。”

鄂顺心里吐槽：你倒是请我们吃点好的呀！

结果等他跟着殷郊到了食堂才发现，这个太子爷竟然将五星级酒店的后厨给搬来了。整个食堂直接给改造成了酒店的自助餐厅，甚至还有现切的生鱼片和龙虾刺身。

鄂顺这才想起来，姜家名下有三家五星级的连锁酒店，其中两家都有在朝歌落脚，这小太子想请员工吃饭，还不是一句话的事儿。

殷郊笑嘻嘻地嘚瑟：“招呼不周哈，大家自便！”

鄂顺一看，好么，两家都来了，这边大厨片龙虾，那边的土耳其师傅就撒盐烤肉，整个食堂顿时香的人直迷糊。

姜文焕坐在角落里，埋头嗦一盘炒面，远远看着鄂顺一脸懵逼地被殷郊拉过去排队取餐，一路上婉拒了N个想要让他插队的管理层。两个人排到队末，一人手里一个餐盘，眼巴巴地看着队伍一点点缩短。

这小太子，倒是真有点意思。

姜文焕慢条斯理地咽下最后一口炒面，擦了擦嘴。

姬发站在殷寿身后，紧张地盯着对面的人打开防弹手提箱，里头是一颗拇指大的绿钻。

殷寿略颌首，姬发示意身边手下上去验货。

这次交易表面上是殷寿托人从海外带来一颗巨大的稀有绿钻给自己的夫人当生日贺礼，然而这是他们通过海外地下钱庄洗钱的成果。

用稀有高净值的宝石或者艺术品洗钱是最不容易留下把柄的。

钻石这种东西就算被海关查验，也可以科研或是制造精密仪器的名义正经报关入境。姜家在海外是出了名的藏家，通过他们牵线搭桥，殷寿这些年逐渐将集团的洗钱业务扩展出去，特别是在税收侦缉手段越来越先进的当下，这样返璞归真的做法竟然更加稳妥。

姬发瞥了一眼表，姜文焕发来的照片里，殷郊坐在鄂顺对面，两人似乎正在公司的食堂里吃午饭，相谈甚欢的样子。

看着殷郊那张笑起来没心没肺的脸，姬发想起他那双眸子沉沉落在自己眼底时，仿佛随时会暴起的威势。

这才几个小时，就去公司吃午饭了？

姜文焕：五星级酒店的自助餐，你不在真是可惜了。

姬发莞尔，点掉信息，收心做事。

交易进展得很顺利，这个掮客经验丰富，但是第一次见到殷寿亲自来交易还是流露出些许紧张的样子。

他惶恐的神色显然取悦了殷寿，完成交易之后，殷寿走到他身边，大手安抚似的在对方后背拍了拍，寒暄了两句。

对方的态度明显放松了不少，寒暄过后忙不迭开始介绍手头的好东西，希望殷寿能从他这里再做两笔生意出去。

殷寿闻言不应下也不拒绝，只说有没有下次光顾，端看夫人是否喜欢这次的礼物。

对方心领神会，表示会推荐更多夫人可能感兴趣的“礼物”，殷寿满意地与对方告别，双方各自上车离去。

姬发坐在殷寿身边，调出刚刚姜文焕发来的照片投到车中的屏幕上，殷寿放大照片去看儿子的笑脸，又看了下他面前餐盘中的食物，哼笑道：“倒是会败家。”

姬发乖觉地不出声。因早上在机场的对峙差点错过了交易的时间，他们一路上闯了三个红灯才赶到交易地点，所幸没有误事，否则现在给姬发再多个胆子，他也不敢把殷郊的照片送到殷寿眼前。

听这话音，早上机场堵截的事儿算是揭过去了。

姬发心底一松，就听殷寿说：“回去之后，你多带带他。最好不要让他总跟在他母亲身边。”

姬发答是。

殷寿揉了揉下巴上短硬的胡茬，补了一句：“影响不好。”

姬发低顺眉眼，不敢接话。

回到市里刚过午睡时间。

殷寿精力旺盛，向来不需要午休，这会儿拉着姬发去健身房打了一个钟头的拳，才把姬发放走。

刚出拳馆，姬发身边的手下就跑过来向他汇报，说是殷寿身边的申副总已经把殷郊的东西都打包到市中心的顶层公寓去了。

那座公寓楼本来就是公司的，里头有几层是公司给高级员工当宿舍的，殷郊留宿的顶层公寓位置最好，装修最奢华，本来是殷寿给特意留给姬发的。如今看来，倒是他鸠占鹊巢的意思。

姬发表示知道了。小弟问要不要去帮忙收拾，姬发表示不用。

他的东西少得可怜，一会儿就能收拾完，倒是不知道申公豹给殷郊打包了多少行李。

“一大车呢！连空气净化器都带了。”小弟连说带比划。

姬发失笑：“那赶紧走吧，赶回去还能帮太子爷搬家。”

姬发快，有人比他更快。

等姬发到家，发现殷郊已经在客房安顿好了。

见姬发在收拾东西，赶紧表示不用他搬。

“我昨天晚上就睡的那张床，寝具都不用换，房间里东西都全，住起来挺合适的。你快别搬了。”

姬发坚持：“不合适。你才是主人。”

殷郊闻言一愣，继而笑起来：“我不是，我父亲才是。”

姬发被他嘴角发射的酒窝击中，好一会儿才找回自己的声音：“你父亲的不就是你的？”

殷郊看着姬发，若有所思，姬发见他不答，又说道：“他只有你这一个儿子。”

殷郊看着姬发身上相比早上再次换过的衣服，猜他刚刚估计是去运动过，因为他的头发还是湿的。

早上他是跟着父亲一块儿走的。

殷郊歪着头，像一只好奇的小狗，问姬发：“你平时跟着我父亲一起工作，你觉得他怎么样？”

姬发想起刚刚几拳就把自己轰倒在地的壮汉，服气道：“你父亲可算是个枭雄。”

殷郊嘴角微翘：“看来他身手依旧很好。”

姬发沉默。

殷郊走到角落的展示柜前，拿出里头刚被他放进去的一把短剑。

姬发注意到那柄剑虽然不长，但确实是开了刃的。

殷郊将剑握在手上，走到姬发跟前，“我十五岁那年生日，他送给我这柄古剑。据说是唐朝人仿商朝太子佩剑而制。保存完好，锋刃依旧削铁如泥。当时我正学击剑，跟父亲比了一场。”

“然后呢？”姬发不自觉问下去。

殷郊将宝剑放回架子上，耸耸肩：“我赢了。”

姬发笑了，刚打算顺着夸两句，就听殷郊说：“后来我无意间听他对申公豹说……”

姬发看到殷郊的嘴角撇了下去，眼神愣愣地盯着那柄剑，这才发现他的尾音带着一丝轻颤。

“说，我已经被母亲养废了，只会那些不入流的花架子，将来他的位子得选能者居之。”

12

殷郊就这么在姬发身边安顿下来。

姜夫人第二天醒了，殷郊第一时间去了电话。当时他正跟着鄂顺在公司里办入职手续。

虽然他提出想从基层做起，殷寿还是让他先在顶层的总经办入职。申公豹在一旁狗腿道：“咱们集团的分公司太多了，从基层得先从哪个公司的基层做起啊？再说了，这身份摆在这儿，也不合适，董事长，您说呢？”

殷寿这会儿看自己这个儿子倒是顺眼了些的样子，捏了捏殷郊的肩膀，发现儿子竟然快要比自己还高了，就是身子骨还单薄了些，但好歹也算是个男人了。

离开了母亲的庇佑，有些能独立经受风雨的样子。

“你先跟着姬发，看看他是怎么做事的。你表哥会跟着你，有不懂的先问他们，然后再来问我。”

“好的，父亲。”

殷寿满意地离去，申公豹一路给殷郊递笑脸，临上电梯还给这个独苗太子爷做了个大大的加油手势表忠心。

等进了电梯，殷寿脸上慈爱的笑容一抹而去，申公豹也收敛神色，低低对殷寿耳语片刻，殷寿眉头攒紧，反问：“他竟然听到了！”

申公豹又耳语了几句，殷寿冷笑一声：“算他们走运。”

13

入职之后，殷郊才发现，原来殷商集团总经办的工作仿佛神秘得很。具体表现在所有人都有事情忙，只有鄂顺闲着。

在连续三天都被鄂顺拉着打游戏之后，殷郊终于不干了。

“我是来上班的，不是来上分的！”

鄂顺赶紧把手机捡回来塞太子爷手里，一副菜狗求带的卑微样：“再来一局，就一局，好歹把我带上王者啊大哥！”

“叫大哥也没用！”殷郊噘着嘴坐回沙发里，鄂顺赶紧顺杆爬：“爹，你是我亲爹，爸爸带我飞啊爸爸！”

眼看自己扛不住了，鄂顺一个电话喊来姬发把人带走。

自从两人住一块儿，见面的机会反而少了。主要是姬发去处理那颗绿钻，出了个短差，等他回来已经是五天后的了。

殷郊本以为能有机会跟姬发一块儿赏赏夕阳，晚上一起在阳台上吹吹小风，顺带着小酌两杯练练酒量，结果一来就独守空房五天。

等姬发回来都后半夜了。殷郊睡得正香，早上着急出门都没发现玄关的鞋柜里多出来一双。

这会儿看到姬发又是一身迷彩色工装连体服，恍惚又回到了一周前的机场。

“跟我走吧！”姬发把人领出鄂顺的办公室，殷郊一出门就拉着姬发，非要他去自己的办公室看看。

殷郊也有个独立办公室，就在董事长办公室旁边，显然是专门为他腾出来的。

办公室不大，但跟董事长办公室同样有个落地窗，两面墙的柜子和书架，角落还有个小吧台，算是个十分迷你的董事长办公室了。

姬发一看乐了：“董事长这是给你配了个迷你版的董事长办公室啊，可见对你期望颇高！”

殷郊闻言直挠头：“是吗？”

姬发反问：“你没去过董事长的办公室吗？长得跟这儿差不多，就多了个沙发和小会议桌。”

殷郊想了下，好像是这么回事。

两人一边走一边聊，姬发再次肯定他：“从你的办公室就能看出，你父亲还是很看重你的，把你的办公室安排在距离自己那么近的地方。”

“可是为什么他最近都没来公司？我已经跟着鄂顺打了五天的游戏了。”

面对殷郊的控诉，姬发说：“董事长很忙的，一般月底他才会去几天公司，听一下月报。平时需要他签字的文件都会由申公豹带给他批复，董事长经常在车里利用行程的碎片时间办公。”

“他这么忙吗？”殷郊坐到姬发身边，绑好安全带，姬发发动汽车，沃尔沃驶出停车场，向老城区开去。

“是啊。董事长每天的工作时间都很长。”

“那我们现在去干什么？”

姬发在红灯的间隙看向殷郊，伸手将他被安全带压得有些歪的领子扶好。

“跟我去工作。”

14

到城东的时候已经快吃午饭了。

姬发带着殷郊找了个深巷中的小馆子，点了几道家常菜。

殷郊很少到这样的小店里吃东西，虽然跟母亲旅行的时候也品尝过当地小店的特色，但在国内钻苍蝇小馆还是第一次。

姬发拿了两瓶冰可乐，两人打开易拉罐，碰了碰，殷郊心情颇好：“庆祝我第一次跟你出来工作。”

姬发顿时想揉揉他浓密的卷毛，像小时候揉家里那只小狗一样。

“其实我有点看不懂你。”姬发捏着可乐，看着易拉罐上的水滴一点点变大，最后汇成一道水线，滑落下去。

“那天在机场，我能感到你的愤怒。”姬发看殷郊，却见他又露出那个没心没肺的笑容。

“其实很简单。”殷郊挺起胸，他垂眼看姬发炯炯发亮的眼睛，“如果你是我，你会怎么选？”

姬发瞬间明白了。

当时，殷郊根本没得选。

因为面对殷寿那样的父亲，无论是姜夫人还是殷郊，当时都根本不敢去选择另一种可能。

没有人知道殷寿会做出什么来。

两人一时没再起话头，而是各自思索着自己的事。一直到这顿饭吃完，回到车上，他们都沉默着。

许久之后，当姬发回忆自己与殷郊的往来，才发现那是他们第一次交心。

原来从那时起，他们就触及到了问题的核心。

姬发告诉殷郊，城东的老城区即将翻修，工程正在投标中。殷商集团胜券在握，这种时候最担心有人惹事。偏偏最近城东有人打着名号想弄出点动静来，所以他得亲自来看看。

“打着什么名号？”殷郊问。

姬发有些诧异他的敏锐。

“我的名号。”

姬发停车，揭开安全带，从车里翻出一副飞行员墨镜戴上，殷郊看他不愿以真面目示人，自己也摸出一个口罩戴上，两人一副来找茬的样子进了个小酒吧。

大白天的酒吧还没开始营业，工作人员正在上货和打扫。看两个大汉进来，态度顿时都有些谨慎起来。

殷郊跟在姬发身边，双臂交握，一副保镖样。

姬发对着上前来的壮汉一扬下巴：“二毛呢？”

大汉一听是来找人的，便道：“人在呢，有事儿你们外头说去，这儿还没营业。”

殷郊听这话就明白这个二毛估计平时没少惹麻烦，所以壮汉担心他们会跟那人在店里起冲突，耽误他们赚钱。

就这小破酒吧，砸了也就砸了。

谁知姬发却道：“明白，不会给您添麻烦的。”

这话说得很客气，尤其从姬发这样明眼人一眼就能看出是练家子的嘴里说出来，更令人有好感。

那大汉态度也软和了不少，让他们先坐，自己去叫人。

姬发招呼殷郊就近找了个卡座，两人大马金刀地坐在沙发里，等着那个二毛出来。

二毛是个瘦猴一样的小混混，两条花臂，勾着鼻环，乍一看还挺唬人的。

“你们找我？”二毛嚼着口香糖，站没站像，看姬发像看个乡巴佬。

姬发打量了一下来人，问：“听说你是发哥的手下？哪个发哥？”

二毛一听这话，调门都高了：“发哥你都不知道？咱们混城东的哪个不知道，发哥那可是姜家大少爷都不敢惹的人物，城东这一片可都是姜家大少爷罩着的，姜家大少爷上头那可是说不得的那位。”

姬发又问：“我想在城东做点好生意，你有路子吗？”

二毛一听这话，立刻来劲了，趴到姬发跟前，一脸谄媚：“老板是道上的？”

姬发没动，殷郊也没动。

二毛一看这是熟手啊！

只见他摆出三根手指：“这个数，给发哥，他保你生意兴隆，日进斗金。”

姬发：“合理。”

殷郊眉峰微蹙，而后道：“发哥是个地道人，只要三成。”

二毛闻言双目瞪圆：“是七成！三成是你们的。”

“七成？！”殷郊差点从沙发上蹦起来，姬发眼疾手快将人按住，不疾不徐道：“我这生意不是那么好做的，交七成也不是不行，但你们得保证我真能把这营生做下去，只有我做，不准别人做。”

二毛桀桀笑起来：“您倒是会做生意。”

姬发闲闲道：“彼此彼此。”

二毛起身，拍拍裤子，“那咱约个地儿吧，你带上你的吃饭家伙，见见发哥，要是货好，发哥还能帮你找找销路。”

姬发撇嘴一笑：“成啊。”

“今晚十点，就在这儿。”

“不见不散。”

两人从酒吧出来，骤然大亮的天光刺的殷郊睁不开眼。姬发带着殷郊走到巷子口的车旁，警醒地打量了一下四周，才跟殷郊上了车。

一上车殷郊就发问：“你跟他说你做的什么生意？不会是我想的那种吧？”

姬发点动汽车，后视镜里的人影一闪而过，“就是你想的那种。”

“那不是违法的？那个人竟然敢碰违禁品？！”

姬发笑笑：“恭喜你了！今天咱们要当一回正义的使者，帮警察叔叔们钓钓鱼。”

15

两人等到九点半，再次到了那个小破酒吧。

这附近都是待拆迁的老城区，附近原来是国营老厂的宿舍区，后来厂子没落倒闭，工人们很多都到外地谋生路了，如今这儿住的都是老人和外地人，治安就跟着乱了起来。

能在这种地方开酒吧，本身就得有点背景，也就不奇怪二毛这样的人能够在这儿讨生活。

见到两个人，二毛欣喜地跑上来，“还真来了啊你们。”

姬发有点不耐烦，掏出一个黑色的小兜在他眼底晃了一下，二毛眼睛都直了，显然是信了。殷郊跟在边上，警惕着四周，十分小心的样子。

“跟我来吧！”

二毛带着他俩穿过吧台旁边的小门，进了酒吧后面的小楼。一路攀着安全梯往上，到了一个烟雾缭绕的台球室。

殷郊让室内的二手烟呛得咳嗽起来，姬发看了他一眼，殷郊赶紧摇头表示自己没事，姬发这时才觉得自己有些莽撞了，把金尊玉贵的太子爷带到这种地方来，万一真出了什么事，自己可交代不了。

“这里头是呛点儿。”二毛脸上带着尬笑，估计是觉得这两位都是财神爷，不太好得罪。

然而等他们到达这层的尽头，姬发才发现原来这里还有个安着密码锁的门。

二毛上前对着门上的镜头招招手，门应声而开。

姬发这时转身对殷郊说：“你守在这儿，必要的时候通知姜文焕和鄂顺过来。”

殷郊拉住姬发：“你！”

姬发把殷郊的手拿下去：“规矩就是不能所有人都进去。你守在这儿我才放心。”

殷郊无法，只得看着姬发跟着二毛进了那扇沉重的大门。

殷郊几乎是立刻就掏出手机给姜文焕报点，然而这时候他发现，手机的信号居然被切断了。

姬发跟着二毛进了门内，才发现这里别有洞天，竟然两侧有五六个房间，甚至他还能听到一些麻将牌碰撞的声音从这里传出来，显然是个地下赌场。

尽头的办公室门洞开，二毛站到门口，做了请的手势，姬发从容地打开门，发现里头坐着几个男人，角落里是两个保镖，腋下不自然地有鼓起，显然是佩了枪。

姬发丝毫不怵，坐到男人对面，不客气地把脚架到茶几上，点了根烟，喷了一口：“你就是发哥？”

对面的男人三十多岁的样子，满脸横肉，修身西装下露出的手臂上全是纹身。看姬发钉着铁块的鞋底，笑得十分和善：“二毛子跟你说的？”

周围的人都跟着笑起来，男人笑道：“那小子又满嘴跑火车了。我哪是发哥啊，发哥可是殷商集团数得上号的人物。我们只不过是手底下办事的罢了。”

姬发没想到这人竟然真的打着殷商集团的名号，佯作诧异：“殷商集团不是个做正经生意的企业吗？怎么跟你们道上扯上关系了？”

男人嗤笑：“殷商集团可是朝歌最大的商业集团，上到政府工程，下到连锁餐饮，无所不包，无所不作，这么大的生意十几年间拔地而起，背后没有点关系，你觉得可能吗？”

的确不可能。

姬发质疑道：“话虽如此，可你也得有证据啊，不然我怎么能放心跟你合作？”

“兄弟，只要你货好，供得起，我就能帮你卖。”

“我也是想做长久生意，你这儿要是被掀了，我也得跟着暴露，咱们都得玩完。”

姬发弹开烟头，将脚放下来：“所以，你说的那个什么殷商集团真有给我保驾护航的本事，你得拿出点东西来让我信你的这套说辞。”

男人脸上龇牙咧嘴的笑容一点点消失，盯着姬发咬牙道：“小子，别废话，先验货，别想糊弄我。”

姬发笑得很灿烂：“就凭你，也想验货？”

男人拍桌：“找上门来要跟我做生意的是你，怎么？你是来找揍的？”

姬发：“兄弟，稍安勿躁，你不是说发哥才是你的顶头大哥吗？把他叫来，叫来我就出货。”

男人气极反笑：“你当我第一天出来混？你什么货色值得我发哥来？”

姬发站起身，到角落里给自己倒了杯酒，端着酒杯在这个不大的办公室里，闲庭信步般地

溜达起来：“你们这片儿最早是个锅炉厂，国营改制以后没几年就破产了。老厂区乱了很久，没折腾出什么动静，人倒是走了不少。宿舍楼都空了。后来工业开发区建起来，附近的厂子又多了，工人们也多，外地流动人员就又住进来。最开始在这片说得上话的是齐家兄弟，他们家五个兄弟，最后死了三个，进去两个。为什么？因为那时候有人看上了这边的地，想拿来建厂，齐家人贪得无厌，坐地起价，逼着房主低价转卖土地，他们自己去当钉子户。可惜碰到了硬茬子，自己全栽了。

厂子建起来，本来日进斗金的生意，以后来遇到经济危机，又倒闭了。老板圈钱跑了，工人们拿不到工资，就要去政府闹事，开发区的政府就找当地人疏通，于是陈家和雷家又冒了头。可这两家没什么背景，却又喜欢讲排场，没两年碰上扫黑，又都进去了。”

姬发侃侃而谈，说得对面沙发里的男人脸色都变了。

“现在这地方已经没话事人了。如今旧城改造，老城区里的这些老厂区老宿舍都得拆，这可是块大肥肉啊，有人又心思活络起来了，想从开发商嘴里挖一笔，怎么办呢？钉子户当不了了，为什么？因为产权基本上都是政府的，再钉也钉不到肉，人家根本不在乎那么零星的几个破房子。那怎么办呢？”

姬发走到男人跟前，问已经听傻了的男人，“你说怎么办好？”

姬发凑到他耳边，轻声说：“我给你出个好主意！你先放出风声，说这块地方就是那个正在竞标的开发商搞得黑社会控制的地盘。你说正准备竞标的开发商会不会找人来给你送封口费？”

男人面如金纸，再看姬发的眼神已经充满了恐惧。

16

殷郊把姜文焕迎进来的时候，姬发正坐在正中间的沙发上，手边一杯威士忌，之前嚣张跋扈的男人蹲在他脚边正要给他点雪茄。

殷郊直接看傻了，好半天才憋出一句：“你，你原来抽烟啊？”

姬发笑了笑：“没有。不抽烟，偶尔抽点雪茄。”说着把雪茄塞男人手里，站起来整了整衣服，对男人说：“该怎么做不用我教吧？”

男人点头哈腰：“会了，会了。”

姜文焕不知是叹气还是松了口气，冲着已经愣神的殷郊没好气地撇了一眼，转头便走，身后一群小弟站在门口头都不敢抬，等姬发下去，才发现自己的手下都站在楼下等着，压根没上来。

他回头看看这座破败的小楼，瞬间觉得自己白天还担心殷郊会不会在这出事的想法有点荒谬。

后来他跟鄂顺聊起这个事情，鄂顺也觉得不可思议，直到很久以后，他才明白，有些时候就是关心则乱，丧失了判断。

殷郊还有些晕晕乎乎的样子，姬发看着他懵懂的神色，仿佛看到了当初刚刚被扔进堂口的自己。瞬间有点触动，但他毕竟是殷寿的儿子，如果他不能从这一片泥泞中甩脱出来，就要变成这泥地里的养料了。

“在想什么？”姬发将车一路开上山，殷郊一直盯着车窗外的夜景没有说话，脸上的神色晦暗不明，这一个兵荒马乱的晚上，到头来虽说是乌龙一场，却是他长这么大以来最惊心动魄的一次。

姬发缓缓停下车，殷郊才发现他们竟然到了一个露天停车电影院。

姬发下车买了点小吃，再回来时，将车里的广播调到相应的频道，电影的声音传了进来。

“你怎么来这儿？”殷郊拿起一串烤肠，温暖的食物让他悬浮的心慢慢安静下来。

姬发打开瓶可乐递过去：“下班以后我喜欢来这儿，看看电影，吃点东西，在这儿我能睡得更好些。”

殷郊听出他的意思，瞬间有些沉默，片刻后问：“跟着我父亲做事，会睡不着吗？”

姬发闻言一怔，回过神来伸手往殷郊头上揉：“你想什么呢？”

殷郊偏头躲开姬发的魔爪，心里嘀咕，好歹他还大两岁呢！姬发怎么这么没轻没重的，对他动手动脚。

“难道不是吗？你们跟这样的人打交道，那些小混混，当然还有大混混，不可能每次都像今晚这样有惊无险。”

姬发看着他担忧又后怕的样子，慢慢抚平了他的头发，像在安抚一只被烟花吓坏的小狗。

“这些事在所难免。毕竟集团的业务总会碰到这些事情，我们得学会处理的办法。”

殷郊撇撇嘴，无法反驳。

姬发没告诉他，能让他动真格的，都是内部的人，像他和姜文焕这样的当家红棍，出手清扫的，都是他们手下背叛集团利益的那些人。

殷寿禁止手下人碰违禁品，所以只要涉枪涉毒，统统都要被清扫出去，在内部行家法之后，风风光光移送法办。

所以这些年殷商集团和当局权力机构的关系一直都很好。就是因为殷商集团从表面上看，守法懂法还坚决捍卫法律的尊严，时有大义灭亲之举。

这一套被殷寿玩得非常溜，有些时候甚至成了清除异己的手段。

姬发刚开始也觉得殷寿做的对，甚至十分崇拜他有这样坚定的信念，毕竟违禁品确实来钱快，很多做灰色产业起家的人都受不了巨大利益的吸引去碰那些东西。所以殷寿能够忍住，不去碰那些肥肉，还能够很严格地约束好自己的手下，着实让姬发佩服。

可后来他渐渐发觉，事情有时候并不像表面上看的那么简单。特别是年前苏家的事情，苏全孝才刚刚十八岁，他的哥哥和父亲都曾经是殷商集团的肱骨重臣。然而一夕之间，倾覆殆尽，仿佛从未存在过。

殷郊在姬发的沉默中渐渐被电影吸引。两个人在车里默默看完一场电影，转头回家的时候已经是后半夜了。

殷郊有些犯困，但当他看向身旁的姬发，却发现他的目光依旧锋锐有神，仿佛从不曾疲惫一般，心里不觉佩服。他打了个哈欠，问姬发：“你都不困吗？”

姬发笑了一下：“你要是困就睡吧。”

“我不。”殷郊倔强道：“我睡着了你还在开车，这多不合适。”

“为太子殿下服务，应该的。”

殷郊噗嗤笑了：“你们总这么叫我，是真把我父亲当皇帝了吗？”

姬发没接话。

殷郊却从他脸上看到了一丝阴霾，他突然意识到，姬发在自己父亲身边，看似是“天子近臣”年轻有为，十分被倚重，但他似乎并不开心。

如果仅仅是今晚这样的事情，对于姬发来说应该远不至于令他沉郁至此，那就肯定有别的事情，更加难以掌控，更加严重的事情正在发生。

殷郊心中暗暗揣测，姬发却也没有放过这个小少爷的沉默。

也确实该是时候让他对殷商集团有个逐渐清晰的认知了。

17

崇应彪再次出现的时候整个人黑瘦了一大圈。好像被人放到火上烤过了一样，还烤得十分匀称，淡淡小麦色的皮肤透着一股野性的张力。

殷郊差点没把他认出来。

之前他们见面还是在慈善晚宴上。崇应彪那时皮肤很白，一身黑西装，配上他有些阴沉的气场，万圣节能去cos德古拉公爵。

然而这时再见他，只觉得这人绷紧的皮肉下是淬了火的筋骨，有种狠辣的凌厉感扑面而来，像刚从砂轮上磨光的钢刀般，有种迫不及待要出鞘砍人的冲动。

姬发见到他的时候却跟平时没什么两样。每三个月崇应彪都会神秘消失一段时间，再回来便是黑瘦皮实的样子，过阵子又会被养白回来。这人身上的皮肉仿佛搓掉点泥就能白回来似的。

这说起来还是崇应彪够臭美，回来之后会泡美容院里做一段时间SPA，精致保养一下被风霜雨雪摧残的皮肤，等他再次光鲜细腻地出现，又是那个心狠手辣的当家红棍。

姬发比起他才是真的活的糙，衣柜里的衣服一只手数的出来，从来不知道什么是皮肤护理，吃穿都不讲究。不过他总跟在殷寿身边，殷寿品味也好，姬发就是再糙也被耳濡目染得有几分期味。

殷郊搬进来之后，姬发仿佛看到了另一个崇应彪，但跟崇应彪带着点刻意的讲究不同的是，殷郊的那种精致更近似从小到大养出来的严谨，比如他早上起来不会立刻喝咖啡，而是会泡蜂蜜水，有个专门的杯子，温温地喝一大杯，再配合有机蔬菜做成的沙拉，吃全麦吐司或者燕麦粥，量都是营养师精确计算好的。

这些都不需要他操心，自然有姜夫人身边的人给他安排好。他只需要去享用就行。

就好比他的衣柜里总有新衣服，但衣服的总量都不会太多，因为天气稍有变化，不太用得上的衣服有人自然会收走，需要打理的衣服也会及时去护理，对于殷郊来说，随时伸手进衣柜都能抓出搭配合理，冷热合适的衣服来。

所以姬发发现，这位小少爷根本不在乎也不讲究自己穿的是什么，吃的是什么。

这些隐形人一般围绕在他身边维持他日常生活运转的人，姬发也没见过，但他有敏锐的观察力，殷郊的餐食，衣物的增减，他都看在眼里。

这也让他明白，当殷郊住进顶层公寓的那天开始，他的生活不仅被殷郊全面入侵，也向殷寿全面敞开了。

再说回崇应彪。

殷郊这阵子跟着姬发见识了不少朝歌的灰色地带，等崇应彪再次出现的时候，殷郊才知道，原来姜文焕之前跟他提到的崇应彪和姬发之间关系不是太好的事情，似乎比他想的还要露骨些。

两个人都明目张胆地无视对方的存在，把对方当空气。

这是在殷郊看来最严重的决裂了。

“没有，我们没有决裂。”

姬发有点无奈地解释，等他端着土豆泥从厨房出来的时候，殷郊已经摆好了餐具。

晚餐是姬发做的牛排简餐，为了补充碳水做了点日式土豆泥沙拉。

殷郊家教很好，吃东西斯斯文文也不会挑食。姬发做什么他都会好好吃完，但也十分克制，比如晚饭尽量不碰碳水这件事，殷郊就很在意，所以晚上的土豆泥几乎都是姬发消灭的。

“因为我们从来就不是朋友，谈何决裂。”姬发理所当然地反驳殷郊。

殷郊好奇地问：“四大伯侯难道还能有世仇吗？”

姬发沉默。

世仇自然算不上，但真要算结梁子，当年鄂顺的老爹被殷寿整得不得不低头，那才算仇。相比起来，他们家和崇侯虎不过是小打小闹，远没到那份上。

但是这话姬发不能说，这种事情说大就大，说小也没什么，只要这盛世能继续下去，歌照唱，舞照跳，各自发财，自然不会有人觉得这是仇怨。

不过今年的境况不好，老天爷也不给面子，崇侯虎手下的园子有不少都遭了灾，夏天的大麦和马铃薯；秋天的水稻和玉米都因为天灾不同程度地欠收。

姬昌因为能够卜算天时，之前已经跟自家哥哥重仓了相关粮食作物的期货，如今正是盆满钵满之时，相比之下崇侯虎这样的农场主，不得不受到大环境的影响，老天爷要让你颗粒无收，那便是颗粒无收。

因此这些年崇应彪一直在殷寿的指示下进入化工行业，争取将自家农场里的那些烂瓜臭果加工成化学原料。这生意听着绿色环保，做起来却当真不易。

姬发的哥哥大学里念的就是化学，私下跟姬发说过目前的行业风向和技术水平，按照崇应彪收购的那些企业的水平，根本做不到多大的产量。但是自从崇应彪进入化工行业开始，崇侯虎的财政状况肉眼可见地好转起来。这些年他们改种了许多经济作物，收益都很不错。而也是从那时起，崇应彪消失的频率开始变得稳定起来。

苏家原本就是崇州的大族，跟随崇侯虎的时间也很长，却在年前惨烈地从殷商集团的版图

上被抹去，崇应彪也是从那之后开始了频繁的出差。

这些事情发生得太过巧合，姬发不多想都难。但他不敢也没办法对任何人诉说自己的疑惑，甚至他的哥哥或者父亲都不可以。

对于红棍亲自扫除出去的人，任何同情怜悯或是质疑都是对殷寿权威的挑衅。

所以，面对殷郊看似无知的问题，姬发只能避重就轻地说：“世仇算不上，不过崇应彪一直很妒忌我能够经常跟在董事长身边。他出外勤的频率是我们几个当中最高的。其实我羡慕他呢，能够经常全球各地跑，这何尝不是一种信任。”

这话听在殷郊耳中，莫名让他想起西方的一句箴言：Keep your friend close and your enemies closer.

18

崇应彪再次出现在众人面前的时候再次变回了那个油光水滑的纨绔少爷模样。不过他的眼神比之前更加阴鸷，导致整个人像一朵低气压的乌云，飘到哪儿就能让当地气温下降几度。

姬发一向无视他的存在，可崇应彪的目光却像是上了磁铁似的，动不动就往姬发身上招呼，搞得迟钝如殷郊都发觉了不对劲。

“他干嘛老看你啊？我都发现好几回了。”

殷郊没发觉自己语气中的不悦，倒是姬发盯着他往下撇的嘴角，柔柔笑了：“他看就看呗，我又不会掉块肉。”

殷郊这回直接撇嘴：“他看你的样子，像要把你吃了似的。”

姬发冷笑：“他还不至于能吃下我。”

殷郊闻言一怔，继而神色略尴尬地撇开眼，不再去关注崇应彪的目光到底落在何处了。

今天是集团每月一次的大例会，四大伯侯分别由他们在殷寿身边的儿子代为出席，除此之外，这四位还是四大伯侯出身堂口的当家红棍，可谓身兼数职。

殷寿当年一把将四大伯侯扶起来，再把他们的儿子留在身边，之后又慢慢架空四大伯侯在集团中的控制权，帝王心术可谓在他股掌之间。

前些年西伯侯姬昌在金融业混得冒头了些，姬发也被殷寿格外照顾，至今都还常常带在身边“悉心”教诲，可谁曾想前年姬昌生了场大病，手里的工作转眼就交给了大儿子。

这个大儿子也是人中龙凤，一直在国外求学，突然被父亲召回接手生意，也是做得稳扎稳打。任谁说到西伯侯的两个儿子都是艳羡不已，包括殷寿本人。

听完姬考的汇报，殷寿对还卧床不起的姬昌第无数次感慨：“你两个好儿子，都这么优秀，真让人羡慕。”

姬昌笑了没两秒就开始咳嗽，一边咳一边抽气，姬考正在国外考察项目，不在父亲身边，只能看护工上前照看老父亲，姬发眼中更是焦急。

会后，姬发进了殷寿的办公室，提出要请个年假回家去看看父亲。

“我离开家八年了，一直没机会回去好好侍奉父亲，如今看他身体这么不好，身为人子，心急如焚，还望董事长体谅。”

话说到最后，姬发的声音都开始哽咽了。

殷寿当着申公豹和几个心腹的面，总不好刚刚夸过人家儿子，现在就翻脸不让孩子回去尽孝，可年初苏家的事情让他对这种“父慈子孝”的事情还是有些阴影。正发愁就看自己那个傻儿子盯着姬发，一脸的心疼样。

殷寿一边膈应一边痛骂姜夫人养出个赔钱货，面上还要一副深明大义的仁慈长辈相。

“这些年你真的辛苦了，你们家为集团的付出我们都看在眼里。如今你想回去看望你父亲，我自然不会阻拦，不仅不阻拦，我还要有所表示，毕竟我心里也是非常看重，非常感激他的。所以，殷郊——”

殷郊冷不丁听到父亲喊自己的名字，一个激灵地看过来。

殷寿招手让他过来，站在姬发身边：“你代表我和你母亲陪姬发回趟家。好好看望一下你姬昌伯伯，听到了吗？”

殷郊闻言立刻惊喜道：“好的父亲，没问题父亲。我一定好好陪姬发回家去。”

殷寿勉强牵动一下嘴角，笑容转瞬即逝：“你们俩在家好好呆两周，把年假休完就回来吧。”

姬发埋头低声道：“多谢董事长。”

殷寿起身大步离开，不再看他一眼。

姬发闭上湿润的眼睛，拳头紧握，努力克制着自己。

然而他身边的殷郊确实满心雀跃，揽着姬发的肩膀就差跳起来了：“我要跟你回家了！真没想到我竟然有机会去你家。”

姬发看他这么高兴，脸上终于露出了一丝真心的笑意。

19

在楼下见到同样推着行李箱的崇应彪的时候，殷郊还以为他又要去出差了，然而等姬发把车开出来，崇应彪一个箭步打开车门就蹿了上去，留下一个半人高的行李箱在车门边上等着姬发搬，殷郊差点把手里提的一袋子吃的扔他脸上。

这人怎么这么讨厌！

这会儿他算是明白为什么姬发跟崇应彪这么不对付了，有的人就是欠！

鄂顺和姜文焕一辆车，他俩虽然没有年假，但这天刚好是个周末，便也想跟姬发回家去热闹一下。

“姬发，听说你哥也回家了？”

等殷郊和姬发把行李都收拾好，两人坐上车，姬发启动汽车，按喇叭示意姜文焕出发，就

听一上车就假寐的崇应彪冷不丁来了这么一句。

这话怎么听怎么有点怪，但姬发又说不出是哪儿让他有这种违和感，只得答道：“是啊，我哥前阵子在国外考察项目，这会儿也刚好回家。”

崇应彪的冷笑湮没在殷郊扒拉零食的声音里。

一路上殷郊都像个出去春游的小朋友，一会儿吃点这个，一会儿喝点那个，要么就是剥个砂糖橘喂姬发，要么就是挑个个头格外小的扔崇应彪身上。

这小太子毫不掩饰的好恶整得姬发都跟着笑起来。

崇应彪沉着脸捡起砸到手里的橘子，二话不说再扔回去，倒是一点儿也不虚。

殷郊没想到他会这么“不给面子”，反而觉得这小子有点意思。

西岐原本是个地级市，就在朝歌的西边，地方不小，但就是山多。后来这山里挖出了矿，姬昌早年承包了好几个矿区，也算是西岐排的上号的人物。后来朝歌扩建，西岐成了朝歌的卫星城，殷商集团的势力触手就伸过来了。

姬家比起城南那些“老钱”显得识时务得多。矿区的生意很快就并入殷商集团的版图，而姬昌也被殷寿调入集团内部，面对这样懂进退的合作伙伴，殷寿倒也不吝啬。姬昌是四大伯侯里面最早进入殷商集团的，殷寿有心扶持他当个样版，大张旗鼓地分了他8%的干股。

这可不算个小数目，有了这笔股份，殷商集团董事会里就永远都有姬家的位置。

而后来才进入殷商集团的几位伯侯虽然明面上都是四大伯侯，手中分管着殷商集团旗下相关行业的各个子公司，但真要论起干股的份额，谁都比不过姬昌。

所以崇应彪刚开始的时候很不理解，有这么够分量的身家，姬昌怎么就能怂得这么彻底，连家业都交给儿子了，低调得仿佛随时咽气都没人能记得起。

但从自家老爹在期货市场里差点赔得当裤子，他才模糊地觉察姬昌如此韬晦藏锋是为了什么。

殷寿的注意力是一种恐怖的力量，当他认定了你的强大时，你就会变成他心中的靶子。姬昌这么些年的自我边缘，让殷寿终于慢慢将注意力转移到了别的事情上，比如妄想染指西伯侯生意的北伯侯就成了殷寿的靶子。

当年北伯侯搞期货能赔得一败涂地，这中间难说有没有殷商集团推波助澜的缘故，而在几乎失去一切之后，北伯侯就只能当殷寿手里最听话的走狗。

这点崇应彪是最有体会的。

从那以后，他在殷寿的眼里就成了专门做最脏最累的活儿的那个人。他自问比不上鄂顺和姜文焕这样粘贴亲带顾的关系户，但殷寿对姬发看重又疏离，拿捏又追捧的暧昧态度，实在让他如鲠在喉。

凭什么！

他们终于在三个小时后到了西岐的姬家庄园。

这个庄园占地看似并不大，但崇应彪十分敏锐地捕捉到了大宅的几处防御性布置。

崇应彪阴阳怪气：“姬发，看不出来，你家这宅子，还是照着碉堡建的。”

“这是我家的祖宅。有将近三百年的历史了，近代战乱的时候进行了改建，后来时局定下来，我父亲心疼钱，就没再改回去。”

同来的都是内行，姬发本没必要解释，但殷郊在。

殷郊闻言点头，姜文焕和鄂顺也开声指点殷郊去看宅子几个制高点的狙击位，给小太子看得一愣一愣的。

姬发将几人的行李和各种礼物搬下车，佣人将行李放到电瓶车上，这时殷郊才发现，这一片山头仅仅是庄园的一部分，祖宅周边有几座风格迥异的别墅，甚至还有个天然的湖泊点缀其间。

“我父亲喜欢安静，嫌我跟我哥在房间里动静吵闹，于是在周边建了几座小房子，我跟我哥一人一座，剩下的就当客房。平时我跟我哥不在家的时候，房子多半是锁着的。回家前才会打扫，所以我跟我哥有时候回来宁愿睡我爸那边的小卧室，也不想去常年没人住的房子。”

“确实。”殷郊心有戚戚焉，“房子里没人住的话，就没有人味儿了。”

他从小到大住过太多空旷无主的大房子，哪怕有佣人定期打扫，可没有人活动的房间总有种融在空气里的冷清和寂寥。

他相信自己的母亲嫁给父亲的时候设想的肯定不是这样的生活。

我们都不了解你的父亲。

这话仿佛一句魔咒般出现在殷郊的耳边。母亲带着无奈和悲伤的叹息，无法消逝。

崇应彪看着远远近近的别墅，沉着脸似乎有些不屑。他家里资产虽然不少，但孩子特别多。如果这是他家，就算把这远远近近的房子都分出去，也不见得能够住得下他们一大家子人。

然而，这里如此广阔丰饶，却只有三个主子。

“所以这一片山头都是你家？这么大，足够停直升机了。”殷郊打量了一下庄园，随口说道。

姜文焕和鄂顺闻言相视一笑，姜文焕道：“表哥，你怎么知道姬发家有个机场？”

殷郊诧异地看向姬发，就听一阵苍老的笑声由远及近：“贵客临门，有失远迎。”

“父亲！”姬发转身朝着身后坐在轮椅上的姬昌跑去。

姬昌精神还不错，但却只能坐在轮椅上，面容看着也比殷寿苍老许多。

“伯父，我父亲托我问候您，希望您身体康健，四季平安。”殷郊走上前去，恭敬地弯腰对姬昌说道。

姬昌仔细地打量了殷郊，拉起他的手十分慈爱地拍了拍：“谢谢你，谢谢董事长。”

殷郊微笑着，不觉抬眼去看一边的姬发，姬昌看他与小儿子熟稔的样子，心中了然。

几个年轻人一一过来与姬昌行礼问候，崇应彪之前还一脸桀骜，这会儿面对姬昌这样温和慈爱的态度也软和下来，十分得体地见礼之后，姬昌和姬发将客人们迎进庄园。

姬昌的身体似乎真的很糟糕，勉强招呼年轻人们喝了会儿茶就回房休息去了，临走前嘱咐管家和姬发好好招待贵客。

姬发本想送父亲回房，姬昌却让他先尽地主之谊，招呼好朋友。

“我儿姬发从小朋友就不多，我还是第一次看他带着朋友们回来。你们在这儿就当自己家一样，千万不要客气。”姬昌说完有嘱咐姬发要好好带朋友们去赛车场和马场完，便让家庭医生推他回了卧室。

崇应彪看他那迫不及待要走的样子，仿佛对这个八年未回家的儿子并没有多么看重，心里微妙地感觉好了些。

等姬昌离开，管家才告诉姬发：“大公子昨天也到了。这会儿应该在花房里用下午茶。”

姬发闻言简直迫不及待想见哥哥，然而身边还有客人在，索性先带他们去马场。

马场和花房离得很近，坐庄园里的摆渡车也就五分钟的样子。姬发先把人带到马场，招呼他们一人选一匹马骑起来，然后他找了个机会，抄近路去了花房。

谁知他到的时候，竟然发现有人捷足先登了。

崇应彪的马被他撒在花房外，见到姬发过来，马儿亲热地跑过来与姬发的马儿打招呼，姬发这才发现花房里是两个人。

他只好远远地下马，摸到花房后头，偷听两人的谈话。

“没想到那天晚上真的是你！”

崇应彪的声音恨恨，甚至打着颤。

“Terry，我就知道你的脸会跟你身上一样白。”

姬发的声音一如既往的温柔，甚至带着姬发从没听过的佻达味道，惊得姬发瞪大眼睛。

这两人……

崇应彪却似乎很生气，一声轻拍的脆响，姬发从花房玻璃的倒影上看，似乎是他拍开了哥哥摸向他脸上的手。

啧！他算什么东西，竟敢拍我哥！

姬发听得投入，丝毫没发现自己身边不知何时多了一个人。

“你在干嘛？”殷郊靠到姬发身边，嘶声说。

姬发吓得一激灵，看是殷郊，瞬间就想把人拉走，然而不等他动作，就听花房里瓷器碎裂声响起，崇应彪拍飞了他哥的茶杯，两人似乎发生了点肢体冲突，桌椅摩擦地面的声音随

之而来。

姬发怕自家哥哥吃亏差点要起身冲进去，殷郊眼疾手快把人按住，姬发正要挣扎，就听花房里瞬间安静下来，几秒之后，某种潮湿暧昧的声音取代了刚刚紧张的冲突声。

玻璃上的两个人影几乎合二为一，缠绵纠缠得难舍难分，姬发偷过玻璃间通风的间隙，看到他哥把崇应彪压在黄铜雕花的茶桌上，整个人几乎将崇应彪罩得严丝合缝，要不是他双腿间还能看到崇应彪的长腿，他几乎要以为自家哥哥把那家伙吞了呢！

21

殷郊吃力地策马追着跑在前面的姬发。

这片山头有树林有草地还有跑道。地形起伏有致，殷郊因为不熟悉路线，一路追着姬发越跑越偏，最后体力实在要支持不住了，才喊姬发停下来。

姬发一口气跑了老远，这会儿才慢慢停下来，转身去找落后的殷郊。

殷郊的大腿内侧被磨得生疼，之前骑马的时候以为就是在马场里浅遛两圈，嫌麻烦没换骑马服，这会儿被裤子磨得火辣辣地，皮肤一片全红了。

姬发到的时候就看殷郊站在马儿边上，松了裤头要看自己的伤处。

换了以前他见到这情形肯定要打趣两句，然而想到刚刚自家哥哥把人按在茶桌上……

姬发瞬间觉得殷郊弯腰查看大腿内侧时挺翘紧绷的臀部和绷紧的细腰都变得有些刺眼，刺得他面颊和耳朵都要烧起来。

“你，你干嘛？”姬发不敢看过去，却又担心。

“我还能干嘛？！”殷郊气鼓鼓，“都叫你跑慢点跑慢点，非不听，跑了这么久，我大腿都磨破了。”

姬发不自觉地咽了口唾沫，“我……对不起，我太生气了。”

殷郊想起花房里的那两个人，忍不住笑了：“你不会是兄控吧？发现自己哥哥有了爱人就受不了了？”

姬发激烈反驳道：“才不是！”

他下马来，走到殷郊旁边，发现他拿手扇风给自己磨得破皮的大腿降温，顿时小脸通红，却也强忍着尴尬，伸手帮他扇风降温。

“我哥从小就很多人喜欢，他在学校里成绩永远第一，喜欢他的小姑娘能从班级门口排到马路对面。”

姬发愤愤不平：“崇应彪算个什么东西，又臭又硬，就凭他……他凭什么！”

殷郊笑了，一边整理衣服，一边说：“所以你生气，是觉得崇应彪配不上你哥，还是因为他跟你想象中的嫂子不一样？”

姬发思考片刻，犹豫道：“我倒是没想过嫂子会是什么样子，我哥那么温柔的一个人，总归该找个脾气好的，不然肯定要被欺负的。”

殷郊想了想刚刚姬发大哥那个把人按在身下的劲儿，心道，对着崇应彪那么个狠人都能下得去嘴，恐怕要欺负他也不太容易吧！

然而这话姬发肯定不爱听。

姬发这个大哥他很早就见过，当时他即将高中毕业，母亲找了很多学校的报考信息，还带他去参加大学的开放日，最后选定了几家世界知名的大学，其中最想让他进的那所，需要一封优秀毕业生的推荐信。

当时为了这封信，母亲专门给父亲打电话沟通了很久，不久之后他就见到了姬考。

这位大他四岁的学长当时已经凭着优异的成绩提前修完了学分，以优秀毕业生的身份毕业。有这样一位有分量的学长的推荐信，殷郊的录取通知书便是板上钉钉了。

当时他对这位学长的印象就是谦逊、儒雅、家风严谨。这样的人是符合这个时代对精英的定义的。

殷郊当时就觉得他是个做任何事都得十拿九稳，成竹在胸才会出手的稳健派。如今看来，他的判断似乎并没有错。

拿下一个崇应彪，对他来说并没有姬发想的那么难。

“咱们怎么看不重要。重要的是你哥哥的选择。那是他的爱人。”殷郊拍拍姬发的肩膀，牵着他的手臂往回走。

姬发依旧愤愤，撅着的小嘴几乎能挂十斤醋瓶。

殷郊看他闷闷不乐的样子，瞬间福至心灵，问：“要是有一天，我也找了对象，那你可怎么办？”

姬发闻言大惊失色：“你，你有喜欢的人啦？”

殷郊没想到他会这么问，立刻否认：“没有，我没有！”

姬发刚刚经历了“失去”亲哥的痛苦，听殷郊这么说，几乎要沉不住气，然而他转念便道：“你就是真有喜欢的人了也没关系，说出来我帮你搞定他！”

殷郊看姬发一脸“我只要你幸福”的悲壮表情，几乎气笑：“你是不是没听明白，我说了，我没有，我没有喜欢的人。”

姬发：“真没有？”

殷郊：“没有。”

姬发：“那好，要是你有喜欢的人，一定告诉我，我给你准备告白礼物。”

殷郊一噎，嘟囔道：“谁要你准备了。”说着还觉得不解气，对姬发道：“告白礼物那是能假于手手的吗？得自己准备才有诚意放！”

姬发笑了笑，承认：“你说得对，得自己准备才行。”

殷郊一把揽住姬发，对他说：“不过要是你有喜欢的人，我肯定也会帮你的，给你点礼物的建议还是可以的。”

姬发抬眼看他浓墨重彩的眉眼，不远处的火烧云几乎红得发紫，夕阳柔和的光晕将殷郊的卷发衬得更加柔和浪漫。

“不用。”姬发说，“你不用准备礼物，把自己送给他就够了。”

Chapter 2

22

晚饭，崇应彪和姬发的哥哥都没有出现在餐桌上，然而一下午在马场里跑爽了的几个人都没有察觉，因为管家准备的是露天烧烤自助餐。

厨师在花园里搭建的灶台旁忙活着，鄂顺和姜文焕一如既往地黏在一块儿，倒是比围坐在桌边的正餐气氛更轻松。

天光还没完全下去，在略带些寒意的季节里吃着香气扑鼻的烤肉，自然离不开啤酒。然而姬发却劝道：“晚上还想带你们去车场玩两圈，酒就不喝了吧。”

这几个人除了崇应彪酒量好，其余都不太能喝，尤其是殷郊，上次那杯烈酒的记忆还带着点阴影，已经好长时间都不碰酒了。

一听还有车场，几个年轻人都兴奋起来。

鄂顺凑过来打听：“今早上听说你家有车场我就猜你们家肯定收了不少好车。怎么样？平时你都开哪些车？”

姬发笑道：“我家的车都是我哥跟我爸打赌赚的。他那时候刚拿到驾照，我爸说想买车得自己赚。我哥就跟我爸打赌，只要他考一次全科满分，我爸就给他买一辆车，价格不限。”

“然后你爸同意了？”

“嗯！”姬发点头，“我哥十六岁就在国外考了驾照，后来回国念高中，刚开始功课也是挺吃力的。我爸就没当回事。结果高二到高三，我哥几乎每次都能拿满分，我爸自然就得履行赌约。”

姬发这话说得寻常，鄂顺和殷郊惊得下巴都要掉了，“那到底是买了多少台车啊？”

姬发没正面回答，只道：“高三的时候模拟考比较多……”

众人啧啧惊叹，特别是鄂顺这个从小就在国内念书的，正在脑中疯狂翻找自己高中的记忆，如果他没记错，姬发他哥上的那个重点高中，高二上学期开始就把高中三年的知识点学完，开始备战高考。那差不多从高二下学期开始，每周都有模拟考。

所以，当晚饭后，姬发开着摆渡车把人拉到车场的时候，几个人被车库里两排望不到头的豪车闪得眼睛都要瞎了。

尤其是殷郊，他从小在母亲的细心呵护下长大，姜女士的生活过得虽然精致奢华，却很注意不让殷郊去跟她眼中“玩物丧志”的那些东西接触，比如很多二代喜欢的奢侈品，其中就包括跑车这种铁包肉的危险品。

所以殷郊虽然对车并不了解，但男孩子DNA里的那种对力量和速度的偏爱，在面对这些堪称艺术品的大家伙面前，都是抑制不住地血脉沸腾。

姬发大方道：“挑吧，随便选。”

鄂顺一边咽口水，一边摸：“这台，全球限量1000架；这个已经绝版了吧！我靠，连这么古董的跑车都有？！”

姜文焕略皱眉：“你哥能同意我们开他的车吗？”

姬发笑了：“我哥上大学以后就不喜欢这些东西了，现在也就我有时候想起来还能开出来跑跑。不然平时放着也是浪费。”

姜文焕倒抽一口凉气，看着已经走出很远的鄂顺，几乎要无奈地笑起来。

行吧，千金难买心头好。

姬发看向身边一直安静的殷郊，忍不住拐了他一肘子：“你想什么呢？快挑一辆去，咱们一会儿上跑道好好跑两圈。”

殷郊嗫嚅道：“我，我没开过跑车。”

姬发了然：“那你一会儿坐我旁边，看我跑一圈你就会了。很简单的。”

殷郊点头。

然而等他坐在姬发旁边，感受百公里0.9秒加速的刺激，只剩下抓着扶手尖叫这一种选项了。

姬发本来就有点想要在小太子跟前表现的心思，这会儿听他在身边大呼小叫的，更是打鸡血，一口气带着人在专业赛道上飙了三圈，姜文焕和鄂顺溜达一圈就下来了，看着姬发又

是漂移过弯，又是极限冲刺的，殷郊那破锣嗓子被发动机的轰鸣裹着，鄂顺笑得差点直不起腰。

姜文焕看着车子终于缓缓停在终点，有点回过味来：“我怎么觉得这场景有点眼熟啊？”

鄂顺：“怎么说？”

姜文焕有点微妙地选了一下措辞：“你要不说是殷郊做他车上，我还以为他带着个妹子呢！”

鄂顺心领神会：“还是那种想发生点什么的妹子。”

姜文焕沉吟片刻，道：“姬发以前上学的时候追过妹子吗？”

鄂顺看热闹不嫌事大，耸肩：“没有。”

姜文焕看着那辆停在那儿久久不开门的车，面色隐隐有些发青。

鄂顺顺着姜文焕的目光也落到那台漂亮的跑车上，不知想到了什么，他打开手边的啤酒递给姜文焕一罐，自己又开一罐后与他轻轻碰了个杯：“他俩要是来真的，那游戏可就要开始了。”

姜文焕冷着脸灌下一大口酒，不再多说。

23

第二天，姜文焕和鄂顺要启程回去了，崇应彪都没出现。两人前一天已经听管家提过崇应彪去找姬发的哥哥，本以为他俩有公事商议，等离开的时候还是跟之前约好的一样，同他们一起回朝歌。然而一直等到他俩要走了，崇应彪都没出现。

姜文焕和鄂顺自然不敢多问什么，如果真的是公事，那可就犯了殷寿的忌讳。

于是等他俩按照计划离开西岐，在回朝歌的高速路上飞驰了近一个小时，崇应彪的电话气急败坏地追过来质问他俩为什么不等他，鄂顺都给气笑了。

“是谁一到人家就被拐跑了啊？你昨天晚饭都没出来吃，我们哪敢问你找姬发他哥干嘛去了？你们两个大忙人一块儿，万一谈公事呢？咱不敢问，咱也不敢说啊！”

崇应彪那头声音有点杂，似乎正跑步呢，气息一阵急一阵喘的。

鄂顺还打趣他：“我说彪哥，你不会在我俩车屁股后头追呢吧？我俩都上高速了，怪危险的，你回头请个假再玩两天吧！上回不还跟我炫耀你年假多呢吗？姬发家里有吃有喝还有的玩，肯定亏待不了你，我们就不打扰了，挂了啊！”

崇应彪听着手机里被挂断的声音，不等他回拨过去继续发脾气，身后的人就压上来，在他满是印记的肩头又落下一枚新鲜的吻痕。

“年假？我好像也没休过呢！”姬考把人箍在怀里，毫不在意对方的挣扎，直接把人压在身下，就听一声急喘，之后的气息明显紧凑得十分有节奏起来。

一阵兵荒马乱的冲刺之后，两人俯在一起，凌乱的大床从昨天开始就没再有机会打理过。

姬考起身，在崇应彪潮红的脸颊上落下一吻，仿佛要在那个位置也亲出一个酒窝。

“那就说好了，咱们休完年假再回去。”

崇应彪生无可恋地闭上眼，浑身上下都湿透了，真真是体会到什么叫连动一下手指都没力气。

24

送走了鄂顺和姜文焕，姬发带着殷郊又去了马场。这回姬发倒是不乱跑了，只带着殷郊在马场里射箭。

殷郊自然也是学过射箭的，只是他在国外学的是反曲弓，当时姜夫人为了能让他在升学的时候有点优势，着实培养了一番，殷郊也算争气，接连拿了好几个青少年射箭竞赛的奖牌。

然而当姬发拿出传统的蒙古弓的时候，殷郊还是愣了一下，“这……这不是拍戏的道具吗？这种弓能射？”

姬发有点无语地看了他一眼，手指顷刻间就纫上一支箭，转眼就射穿了远处的草垛。

殷郊看着那只还在轻颤的羽箭，惊得合不拢嘴。

好在有姬发这样出类拔萃的老师手把手教，加上殷郊不错的基础，不一会儿两个人就带着弓箭上马跑起来了。在马场里绕了一上午，殷郊基本上掌握了骑射的动作要领，这会儿看着远处起伏的小树林，蠢蠢欲动起来。

姬发看他那跃跃欲试的小眼神，忍不住策马到他身边，“想进山打猎了？”

殷郊惊喜道：“能去吗？”

姬发二话不说调转马头，“走呗！”

姬发家的树林子里常年放养着一些梅花鹿和野兔，食物充盈之后，吃兔子的鹰隼也会被吸引过来。

姬发家的人平时不怎么进山，一来是地方颇大，有迷路的风险，二来也是给野生动物一些自然的空間，不去打扰他们生息繁衍。

有了这样的基础，偶尔的行猎才得以进行。

姬发带上一把猎枪，同时又准备好淡水和干粮，这才带着弓箭领着殷郊进了林子。

殷郊没想到姬发居然还带了猎枪，好气地问：“林子里有什么危险动物吗？你怎么还带了枪？”

姬发丝毫不奇怪，只说：“以防万一，说不定有大家伙。毕竟我家的林子并不设围栏。”

殷郊闻言着实吃惊：“你家的林子有多大？竟然不设置围栏？那岂不是谁都能进来？”

姬发看着越来越密的林子，毫不在意道：“这林子太密了，咱们能看到的小山后面全是大山，山上一条能开车的路都没有，这一片全是保护区，除非是进来找死，否则不会有人来的。”

殷郊听了这话，松了口气道：“看来是我杞人忧天了。”

姬发笑了：“知道你关心我。”

殷郊蹭过去拍拍姬发的肩膀：“你知道就好。”

两人有说有笑地走着，林中落叶很厚，踩上去软软的，声音也很脆。

殷郊：“你今天一大早就带我来马场，是不是不想待在屋子里？”

姬发沉吟片刻，大方承认：“让你看出来了。”

“你还在介意你哥跟崇应彪的事？”

姬发一脸痛苦地挠头：“我能不介意吗？！”

殷郊噗嗤笑了，反问：“那要是我呢？要是我跟姜文焕，或是跟鄂顺也是这样的关系，那你也介意吗？”

姬发顺着殷郊的说辞，不自觉脑补了一下那个画面，脸上的表情更痛苦了：“你不要这么恶搞！”

殷郊笑得停不下来，姬发一脑门官司，气鼓鼓道：“你还笑！这事儿我可堵心了。那个崇应彪整天拉着个脸，一天好脸色都没给过我，他跟我哥在一块儿，肯定也不会有啥好态度。

我哥人那么好，凭什么要去给这个讨人厌的家伙扶贫。”

殷郊安慰他：“既然你哥已经‘沦陷’了，那你找个好对象给补回来不久行了？”

姬发闻言，鬼使神差地看了殷郊一眼，瞬间扭过头去，嘟囔道：“跟我有什么关系？我哥才重要。”

殷郊装作不解地问：“那你不想找对象吗？就没有喜欢的类型吗？”

姬发反问：“那你呢？你喜欢什么样的？”

我喜欢你这样的。

殷郊憋不出这话，只定定看着姬发，许久才道：“我先问的。”

姬发等了半天，却没想到只等到了小太子这么气短的一句回答。终究只能摇摇头：“算了。”

殷郊追上去，缠着他：“怎么能算了呢？”

姬发一边寻找猎物，一边说：“你为什么这么想知道？”

言罢突然抬手引弦，放手射出一箭，远处一个褐色的小点应声弹起，是一只野兔。

殷郊欢呼一声，跑上去，然而就在殷郊奔向野兔的时候，姬发看到一枚红点赫然出现在殷郊背心。

“殷郊，快跑！”

姬发几乎是判定方向的瞬间射出的那一箭，一个团身翻到殷郊之前的位置，掏出猎枪补射。

猎枪的精度虽然差了点，但里头填的霰弹，一枪出去就是扫射的效果。果不其然，不远处的树顶上，一个如壁虎般大小的人影快速下坠，似乎中弹之后直接昏迷了似的，连挣扎都挣扎不了。

姬发抢到他身边，嘴里干得只能咽空气。

太猖狂了，竟然敢跑到西伯侯的庄园里来搞刺杀。

“你没事？”

“没事。”

殷郊姿势老练地趴在树丛里，姬发一看就知道这些年他估计没少经历这样的事情，顿时有些恍惚。

殷寿在他眼里就是个无所不能的枭雄，曾经他也以为将自己的妻儿送出国，是对他们最好的保护，这些年殷寿的妻儿当是在国外吃香喝辣，平静生活，所以当他看到殷郊被姜夫人保护成个大宝贝，也只是了然失笑，却没想到殷郊的经历似乎与他曾经设想的并不相同。他如此熟练躲避追杀的样子，显然不是第一次经历这样的事。

殷郊趴在树丛里谨慎地抬眼瞭望四周，风中的树林很安静。好一会儿两个人才在山摇地动的马蹄声中抬起身。

增援来了。

姬考带着崇应彪全副武装地骑马赶来。山地上还是马匹最快。

“父亲那里也遇袭了。”

姬考一见姬发就扔给他一把机枪，殷郊也从马鞍上摸出一把手枪，利落地上膛，姿势专业地将枪管朝下握在手里。

崇应彪没想到殷郊竟然会如此镇定，看着他握枪的架势，眼睛都要看直了。

姬发和姬考沉吟不语，他们父亲那边自然有人会料理，只是这片山林广阔，就怕最后搜寻无果。

殷郊没想到姬发迟迟不发命令，忍不住问：“不搜吗？”

崇应彪抱着枪，看太子爷一副兴致勃勃的样子，忍不住笑起来：“我的大少爷，你知道这片山林多大吗？”

殷郊一脸懵懂：“多大？”

崇应彪抬头望天，“让直升机过来吧，我们把你保护好就够了。”

这时，几个前去搜寻的手下带回几片染着血的树叶，还有一块挂在树枝上的破布，显然是刚刚那个从树顶上坠落的刺客留下的。

“带回去查。”姬考看着那片撕裂的布片，眯起眼。常年挂着笑意的嘴角几乎绷紧成一条直线。崇应彪从未见过他这样的表情，神色悚然地站直了身体。

“先回去吧。”姬发过来，与崇应彪一起将殷郊围在中间。一行人没有骑马，而是谨慎地选择步行到山脚，才上车返回。

回到庄园，姬昌已经在厅中等着了。崇应彪十分有眼色地带着殷郊回了姬发的那栋别墅。殷郊临去前，看着站在姬昌身边的姬发，突然感觉这突然发生的刺杀，瞬间将他们两个人推得很远很远。

25

西岐发生刺杀的消息很快传回了朝歌。

姜夫人几乎想立刻启程去接人，却被姜文焕拦了下来。

“姑母这时候若是过去，西伯侯该如何自处？”

姜夫人看向自己这个处事沉稳的外甥，终究冷静下来。

“我跟鄂顺立刻就会出发，殷郊没有危险，姑母不必担心。”姜文焕一再保证：“我跟鄂顺必定把殷郊安全送回朝歌。”

姜夫人自从被从机场带回之后，就被迫与儿子分开。她并非软弱女子，只是形势比人强，姜家这些年与殷商集团的合作越来越深入，殷寿手段了得，逐渐有吞并姜家的势头。她自然是不愿自己手中失去筹码，一旦姜家落入殷寿掌控，那她和她那个儿子，还不是任人拿捏？

“无论如何都要保住殷郊的性命。他是我们姜家的希望。”

姜文焕垂首：“我明白。姑母放心。”

两人短暂对视的瞬间，都从对方眼中看出了心照不宣的犹疑与了然。

临去前，姜夫人叫住姜文焕。

“你表弟……对殷家或许并不重要，但他对姜家来说，永远都是筹码。我希望你明白这一

点。”

“姑母，同样的筹码在不同的牌桌上，有可能并不等值。”

“我知道。”姜夫人笑笑，“只要桌子还没换，这局牌就得继续玩下去。”

姜文焕默默行礼，退出房间。

鄂顺靠在门边等着他，两人飞快前往西岐。

这次相比他们上回的轻松惬意，气氛压抑许多。

依旧是鄂顺和姜文焕一辆车。手下装满了八辆越野SUV，后备箱里填满了武器弹药，殷寿这次发了好大的火，要不是担心打草惊蛇，他们甚至要把RPG也带上。

依旧是姜文焕开车，鄂顺坐在副驾驶，操弄着电脑，一帧一帧分析姬发提供的监控视频。

“没想到姬家的安保还真是粗中有细啊，我还以为他们托大到不设警戒哨，感情都是高科技啊！这摄像头高清的，能数睫毛了。”

姜文焕笑道：“这么厉害？”

鄂顺：“嗯，而且还是针孔的，装树杈子里。肉眼几乎难以分辨。”

姜文焕这回直接笑出了虎牙：“那抓个刺客还不是手到擒来，看来我姑母可以放心了。”

鄂顺眯着眼，一点点盯着屏幕的时间跳动，许久才道：“那可难说了。”

“怎么啦？”

姜文焕一个急刹车，前方亮起红灯。

鄂顺将电脑屏幕放到他面前，姜文焕顺着鄂顺的指点，看到数字跳动间，出现了重影。

“少了两帧，挺高明的。”

姜文焕几乎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这个换帧手法他见过几乎无数次。

当时他们学习伪造视频的时候，这种不入流的手段曾被姬发嗤之以鼻，因为鄂顺能够轻易发现被偷换的帧幅，说明这个方法不仅很容易被识破，而且很蠢。

“掩耳盗铃。”姬发不屑一顾。

饶是如此，姬发依旧将这门手艺学得不错，至少剪辑和PS软件他玩得挺溜。

鄂顺左右换着按键，反复观看那两帧之间的空隙。

红灯过后，姜文焕启动汽车，继续前行。

两人再没有说话，心中对这次刺杀都产生了某些微妙的想法。

26

姬发和姬考接待他们的时候已经是天黑了。

朝歌来的人手被统一安排到距离山林最近的那所小别墅里安置，同时鄂顺已经提前部署好人手，加入姬家的安保队伍，开始巡夜和警戒。

“真没想到这么快又能见到你们。”姬发带着姜文焕去见殷郊的时候，语气都带着感慨。

“姑母很担心，本来她想来的，让我拦住了。”

姬发接受他的好意：“谢谢。”

“她是关心则乱。”

“我知道。”姬发站定，抬头看向这个平时并不多话的同僚，“谢谢。”

姜文焕意外地挑眉，笑了笑说：“我以为你跟你哥会对彪子手下留情。”

姬发听到崇应彪，忍不住撇了撇嘴，姜文焕了然，“是你哥……”

姬发的嘴撅得快能挂油瓶了，姜文焕立刻讨饶：“好好，我不说了。”

两人走到殷郊住的那栋小别墅门口，姬发知道姜文焕作为殷郊的表格，自然是有作为家人身份需要带给殷郊的话，自己这个外人不好在场，然而在他打算离开前，还是忍不住对姜文焕道：“我知道董事长对殷郊并不是特别满意，但是他作为姜家和殷家的孩子，对于你们来说具有不可取代的价值。”

姜文焕无奈地笑了，姬发不解：“你笑什么？”

姜文焕：“这话我来之前已经听人说过了。”

姬发略略一顿，了然道：“……姜夫人。”

姜文焕点头，继而皱眉道：“你们都这么嘱咐我，好像显得我要放弃殷郊似的。”

姬发笑了，姜文焕这话说得没头没脑，他却听得明白。

“想放弃殷郊的都不是我们。”

姜文焕还在笑：“你觉得就凭我们能保住他？”

姬发耸肩：“不试试怎么知道？”

姜文焕终于露出愁容，他盯着姬发，仿佛第一次认识他。

姬发却不打算跟他继续这个话题，他按下指纹锁，打开了院门，听到开门声的殷郊立刻出现在门口，见到姜文焕惊喜道：“表哥！”

姜文焕只得走进院门，身后传来关门声，姬发离开了。

27

意识到自己跟殷郊被关在这所别墅里的时候，是一个小时之后。

姜文焕试图开门或者翻墙，都被殷郊阻挡下来。

“门上有防入侵装置，一旦攀爬到能够越过院墙的位置，就会被电击。”

殷郊给自己心急如焚的表哥倒了杯茶，示意他稍安勿躁。

“指纹锁只有姬发能开？”姜文焕心急地问。

他多次联系姬发无果，又把几个有姬发在的群统统跑了个遍，结果还是没有回复。感到不妙时，发现殷郊淡定得出奇。

姜文焕几乎是第一次开始正视这个之前被他和鄂顺以及无数人判定为难堪大任的小太子。

姜夫人对待儿子和丈夫的时候看似温柔，其实非常强势。这也是为什么她回来之后会那么快就让殷寿撕下伪装直接将她囚禁，并且让儿子与她分开的原因。

之前很多人都以为姜夫人带着儿子不辞而别是软弱避战，然而这在殷寿眼中恐怕正相反。

将自己的儿子带离，并且能够让殷郊言听计从，这对殷寿来说，恰恰是宣战。

所以几乎没有人关注殷郊的选择。他从一开始就是个期望得到父母认可和爱的小可怜，不论他今年多少岁，在鄂顺和姜文焕的眼中，永远都还是个孩子。

直到这时，姜文焕才猛然发现，自己这个表弟，已经22岁，毕业于世界顶尖学府，是姬考的师弟，成绩虽然并不耀眼，但也算优秀。夹在两个强势父母中间的孩子难免被养出怯懦顺从的性格，但姜文焕见到过殷郊沉下面孔时的眼神。

他恐怕并不像表面上看起来的那样直率天真。

罗马城总不可能是一天之内建成的。城府，都是一点一点养出来的。

姜文焕端起那杯冒着热气的茶啜饮着。

想到进门之前姬发对他说的这些话，他忍不住将视线落到沉默泡茶的表弟身上。

原来不知从何时起，姬发似乎已经站得离殷郊很近了。

28

鄂顺被姬考和崇应彪带到西岐的中控室。整个庄园的监控数据和服务器都在这里。

鄂顺并不废话，一来就接上设备，准备开干。结果姬考过来按住他的手，“等等姬发。”

鄂顺想，也对。

等姬发过来，关好门，四个人在鄂顺的操作下，一起看了那段掉了两帧的视频。

姬发玩味地笑道：“这手法，我熟啊！”

鄂顺盯着他坏笑的嘴角，阴恻恻地不开口。

崇应彪一撩头发：“你不解释一下吗？”

姬考冷下脸觑他一眼，崇应彪表情不自然地闭了嘴。

姬发轻拍了下桌子，喊了声“哥。”

姬考深吸一口气，难过地闭了闭眼，捏过鄂顺的电脑，打开了西岐服务器的云端数据。

鄂顺眼睁睁地看着姬考熟练地编写了一长串代码之后，系统准确地找到了一系列运行记录的IP地址。

“这是？”鄂顺问。

“我哥的那栋别墅。”

鄂顺接过电脑，开始分离数据，在破译代码之后，这串数据最终显示为一串卫星电话号码。

鄂顺按下回车键后，在落针可闻的室内，轻微震动的响声显得尤为刺耳。

“崇应彪！果然是你！”姬发一跃而起，揪住崇应彪的领子将人制住。

“姬发！”

姬考的声音生生制住了姬发要落下去的拳头。

鄂顺也是一脸惊诧地看住崇应彪，却见他笑出了声。起先只是低低地笑，后来声音越来越大，放肆的笑声让鄂顺都跟着疑惑起来。

刺杀指令是从他的卫星电话里发出的，甚至当初的IP地址就在姬考的别墅里。这一切都对得上，他怎么还能笑得出来。

除非.....

“殷郊早就是一枚弃子了。是谁希望他死在西岐，你们都心知肚明。”

鄂顺的脑子还是懵的，“这怎么可能？他可是独生子。”

“哈哈.....”崇应彪依旧笑着，没人在意他脸上是怎样的表情，在他近乎癫狂的笑声中，姬发松开了手。

姬考：“除非，他已经不是董事长唯一的孩子了。”

崇应彪的笑声戛然而止，许久，鄂顺听他开口道：“苏姐已怀孕了.....是个男孩。”

29

“孩子还没生出来他就要除掉殷郊，未免也太心急了吧！”姬发恨恨将酒杯惯到桌上，漂亮的大理石桌面被刮出一道细痕。

姬昌娓娓道：“殷寿心胸狭隘，手段狠绝，当年隐瞒身份，欺骗姜家与他结亲，婚后利用姜家达成目的之后又把姜大小姐送出国去，多年不管不问，如今姜家已经为他所用，他又害怕姜家会通过殷郊掌控殷商集团，这么快就要斩草除根。”

姬考：“父亲，殷寿将刺杀殷郊的计划放在西岐执行，可见对我们的忌惮不比对姜家的少。”

姬昌点头，姬发倾身靠近姬昌，恳切道：“殷郊的心性与他父亲不同，他和他母亲这么多年来在国外东躲西藏，殷寿的仇家和爪牙都想控制他们，如今他在我们这边，如果我们支持他，不见得没有机会。”

姬昌垂眼看着自己这个神勇的小儿子，久久不发一语，最后他直接起身，离开了房间。

姬发没想到父亲会是如此反应，直觉不妙，问姬考：“哥，是我说错了什么吗？”

姬考看着弟弟，幽幽叹了口气：“你说的也不算错。只是，你终究是离家太久了。”

姬发何其聪明，闻言立刻露出羞愧的表情，喃喃道：“秦失其鹿，天下共逐之，仅此而已。”

姬考笑了，他伸手抚摸着弟弟的头发，柔声道：“你说的不错。只是逐鹿天下之道并非一条，你想要我们扶殷郊上位，然后呢？挟天子以令诸侯吗？”

“我.....”姬发语塞，他当然不是想要让殷郊当西岐的傀儡，毕竟殷商集团如今表面上看是火树银花，四大伯侯势力强大，殷寿居中一统天下，整个集团仿佛蒸蒸日上，然而危机已经发生，细节中潜藏的魔鬼已经将枪口对准了西岐，他想要让殷郊取而代之，不过是为了自保。

“殷寿当年为了得到四大伯侯的支持，何尝不是恩威并施，俯首以待，可如今又如何？”

姬考分析道：“殷商的根基本就不在四大伯侯手中，相比崇应彪的父亲，我们西岐一贯是在明面上的那一个，这么多年我们贡献的盈收都是有据可查，毫无破绽的。殷寿这些年生意扩张得太猛，只靠着姜家和崇侯虎的势力已经无法支持他完成庞大的黑产洗白事业，他会盯上我们，也不过是时间问题。只是没想到他竟然会想一箭双雕，把殷郊也钉死在这里。”

“那我们该怎么办？”

姬发的这个问题，姬考没有回答，而是反问他：“你话里的这个我们，是我和父亲，还是你和殷郊？想清楚了，再来找我。”

Please [drop by the archive and comment](#) to let the author know if you enjoyed their work!